



作者：（美）科马克·麦卡锡

译者：杨博

ISBN: 9787229005009

页数: 264

定价: 24.00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丛书: 电影文学馆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9-6

《路》相关内容 代序 路的尽头，还有希望（1）

天涯远不远？”

“不远！”

“人就在天涯，天涯怎么会远？”

——摘自《天涯·明月·刀》（古龙）

长路漫漫，人生如负重远行，而路的尽头又是如何？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最新力作《路》（The Road），以一场世纪末日来临前的惨淡景象，一对父子的求生之旅，重启了“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的哲学命题。如果说，《天涯·明月·刀》讲述的是在和平幸福年代学会放弃，那么《路》讲述的则是：在艰难时世里的苦苦挣扎中，父亲传给儿子、前辈留给后辈的唯一财富——路的尽头，还有希望。

—

2007 年的美国文坛，可以说是“麦卡锡年”。2006 年 9 月，《路》甫一出版，就以其简洁沉重的文风引起了文坛的重视。除了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持续风行并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外，《路》还被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女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在她的读书节目上向全国推荐，被认为是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到了 2007 年岁末，由科恩兄弟执导的、根据麦卡锡的小说《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改编的同名电影热映，并在 2008 年 2 月底的第 80 届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荣获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以及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同样在 2007 年，《纽约时报》评选出过去 25 年最伟大的 25 部小说，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位列第三。由此，麦卡锡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盘点麦卡锡走上创作的道路，应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65 年，《看果园的人》(The Orchard Keeper) 由兰登书屋推出，由编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小说家福克纳作品的著名编辑艾尔伯特·艾尔斯基亲自主持，该书以其“冷峻、严肃和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生动鲜活的语言”荣获当年福克纳基金会的“最佳新人奖”；其后，于 1968 年出版的《外部的黑暗》(Outer Dark) 同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而 1973 年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小说《上帝之子》(Child of God) 的出版，在文坛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称其为伟大之作，但也有人认为该书“十分卑劣”。1979 年，麦卡锡潜心 20 年才完成的《沙雀》(Suttree) 出版，许多人认为，这是麦卡锡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作品。

到了 1981 年，麦卡锡获得了麦克阿瑟杰出人物奖，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创作小说《血色子午线》。小说是由史实改编，麦卡锡为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书中涉及的许多地点他都曾亲自访问，甚至学习西班牙语，以更好地对史料进行研究。《血色子午线》完成后，麦卡锡便开始了他创作上的转型，开始转向了对西南部边疆的历史与现实的探索。

1992 年至 1998 年，麦卡锡创作了著名的边境三部曲：《天下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穿越》(The Crossing) 和《平原上的城市》(Cities of the Plain)。其中，《天下骏马》出版后的持续热销成为出版界的大事，该书还荣获了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其后的《穿越》及《平原上的城市》也持续热销，使麦卡锡的知名度不再局限于评论圈内，也跻身于畅销书作者的行列。小说中，作者描绘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线上的生死奥秘和暴力下的温情，再现了西班牙式的骑士精神与美国历史中不为人知的黑色杀戮，充满了苍凉冷峻而又飘忽不定的边疆风情。这一年，他也破例接受了《纽约时报》的独家专访，被誉为海明威与福克纳唯一的后继者。

《路》相关内容 代序 路的尽头，还有希望（2）

2003 年，《老无所依》问世，在继承了以往西部片的惊悚故事框架后，麦卡锡为作品赋予了更为深层的人性内涵：一个诚实正直的男人在拾到一笔巨款后内心贪欲的蠢动、侥幸的萌芽与随之而来的铤而走险，内心一瞬间的犹疑使他走上了不归路；一个杀手为了生存所必须忍受的恐惧与威胁，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警长的无可奈何，都使得西部的生存逻辑与西部的荒凉一样，不可变更。在这片土地上，“老人”（也就是警长的外号）所代表的经验、准则、道德都毫无用处，剩下的只有时时刻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搏杀——暴力的冷酷与无处不在使得读者看到了掩藏在一切文明表象后的原始风景。

2001 年的“911 事件”震动了所有美国人的灵魂。在冒着硝烟的建筑废墟和无数尸体面前，每个人都深切意识到了躯体的脆弱、仇恨的可怕以及人类在绝境中表现出的勇气。受此启发，一直认为“死亡是这个世界的主要问题”的麦卡锡，创作了这部被称为是“灼热的，充满启示意味”的小说《路》——小说通过世界末日时一对父子的艰难求生之旅，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丑恶的较量，思考着孤胆独行的人是否会建成一个对自己负责的更为自由的世界这一问题，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战争、人性、信念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思考。至此，麦卡锡摆脱了专门揭露人性丑恶的癖好，成功地在他的小说中展现了人类的尊严、信念与希望。

二

“永恒的女性，引导着人类飞升”，自从但丁在《神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后，女性，尤其是作为文学艺术化身的缪斯女神，成为作家笔下竞相赞美的对象，似乎，女性与艺术一样，是人类憧憬光明、远离黑暗的最直接的力量。然而，麦卡锡——这个结过三次婚的作家却说：“我不想装模作样地说我理解女人。”事实上，他的作品里充满暴力和残酷，而从未有沙龙聚会、诗歌朗诵、打情骂俏、戏剧表演——在他看来，“没有流血的人生不多见”。他的早期小说写的是恋尸狂、性变态和残杀儿童，读他的作品，我们会不断

受到这个恐怖作家在表现残忍快感时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血色子午线》就是“文学史上所能发现的野蛮行径的集大成者，对暴力、屠杀、折磨、掠夺、谋杀的描写都很精彩”。

虽然，麦卡锡并不相信女性和艺术是能拯救人类堕落的力量，但并不意味着他迷恋黑暗，或者认为罪恶不可抵挡。在他的小说中，能拯救人类恶行的是大自然，而并非人类自身。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始终是最伟大的存在——是大自然以自己的宽容与博大包容了人类的种种愚蠢与恶行，也是大自然的力量让人类知难而退，使人类明白：生命的过程是享受自然的恩赐，而不是一味以征服为乐。毕竟，男人的野心不会因为女性的爱和美而减少半分，却往往会叠加上女性的欲望，从而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动物，甚至日月山川都一直在审视着人类的所作所为——愚蠢、邪恶与残暴，它们也欣赏着人类的不朽英雄史诗，铭记着英雄们的善行义举。无论是《天下骏马》中的约翰·格雷迪，《穿越》中的比利，还是《路》中的小男孩，在他们成长为坚强的男子汉的过程中，并没有女性的关爱，有的只是孤寂空旷的荒山野岭，严峻刻板的边地居民，沉重简短的三言两语，石破天惊的性命相搏。唯一的亮色是，作家笔下的田园诗般的风光，生死一线时的肝胆相照，以及对英雄的惺惺相惜。在麦卡锡看来，只有经历了这样的磨炼，人才能真正分辨出善恶美丑，男孩才能成长为男人。

《路》相关内容 代序 路的尽头，还有希望（3）

《路》是麦卡锡的第十部作品，和以前的作品一样，麦卡锡如同《笑傲江湖》中的莫大先生，“苍凉凄清之意不改”——《路》也被认为是一部“残酷的诗学”，有着启示录一般的冷峻和庄重。而与《血色子午线》、《边境三部曲》、《老无所依》不同的是，《路》的主要角色不再是孤独落魄的失败者、流浪汉、罪犯，而是一对生死相依的父子。同时，更为难得的是，麦卡锡仿佛已经与神讲和，不再只是展现人生的

残酷，而是试图在这个充满死亡与恐惧的黑白世界中，发掘出亲情的暖色与温馨，并给予了虽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希望。

在旅途中，小男孩寡言却聪慧，饱受惊吓却眼神坚定；父亲容颜清癯而心身疲乏，腰间插了一柄左轮手枪，故意让枪柄外露。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他们谱写的不是一出重建文明的史诗，而是一则艰难求生、重现生命尊严的末世寓言，一首地狱与天堂的交响曲，一曲献给全世界的捍卫人类尊严的优美挽歌。在末日危机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是一瞬间便相隔天涯，而希望和绝望之间，也只是一个念头闪烁后的差异。在这场灾难中，小男孩的母亲已经留下遗书，先行离去，而在这封遗书中，集中表现了麦卡锡对女性的理解：

有人说，女人害怕自己担心的人遇到危险，男人则害怕自己遇险。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担心了。你说你做不到？那就什么都别做。别管就行了。但我已经完了，我的心已经烂了，早就烂了。你说我们要反抗，可是没有什么可反抗的。他生下来那天晚上，我的心就被割走了，所以你现在来求我怜悯，根本别想。我没有心了。可能这种事，你以后会比我更擅长。我不敢肯定，但谁知道呢。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你一个人是绝对活不下去的。因为我知道反正我自己活不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即便是随便抓只鬼也要凑合着做伴。传给它生命的气息，再说些甜言蜜语给它听。给它吃些虚幻的面包，用你的身体保护它，不让它受伤。而我，我只希望可以永远消失，我一心一意就想这样。

女性是善良与美丽的化身，而在恶魔疯狂、末日来临时，善与美是脆弱的。无力承受悲惨现实的女人，要保留生命的尊严与美好——所以，在离去之后，留给男人的也是爱和责任。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离去，使得孩子成为他和死亡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成为他活下去并寻找出路的缘由。为此，他要象征生命的火种流传，虽然，悲观者说“人活不了的地方神也对付不了……只有每个人都死了才好”。但他坚持认为，有一种东西，“连死亡都灭它不掉，要是看不到这个东西，他们就会抛下我们，转身离去，再也不会回来

了。”直到来到海边仍无希望，直到疾病已将死神带到身边，他仍然鼓励孩子去寻找好人——“你要继续向前。你不知道路走下去会有什么。我们总是很幸运。你还会幸运的。”天涯再远，也有走到的一天，而只要有人在身边，就能找到比天涯更远的希望。

三

电影《长江七号》讲述的同样是一对父子在现代社会中相依为命的故事，“我们穷，但我们不打架，好好读书，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是贯穿全片的道德主题，正是以其道德的正义性，父亲最后获得外星狗的救助，起死回生，孩子也赢得了同学的尊重和喜爱。而在《路》中，贫富的差别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与兽性的生死搏斗，在这种状况下，依靠自我奋斗，是否还能获得合法地位，已经令人置疑。而同时，在面对人们遭到杀害时的明哲保身，就成为一个巨大的道德困境，小说中，小男孩目睹一群坏人即将吃人时，询问父亲为何不出手相救：

《路》相关内容 代序 路的尽头，还有希望（4）

他们为什么非要杀人呢？

我不知道。

他们是要吃那些人吗？

我不知道。

他们要吃那些人，对不对？

对。

我们不能救那群人，因为救了他们也要吃我们。

对。

所以我们就没救那些人。

对。

好吧。

为了寻找食物，父子俩曾到达一座废弃的房子的地下室，进去之后发现里面藏着一群赤裸的男女，床垫上躺着一个只剩上半身的男子，这些人向他们苦苦哀求。父亲见状赶紧带儿子离开，这时房子对面冲过来几个凶相毕露的恶人，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误入了“食人窟”。随后父亲带着儿子拼命逃跑，藏身在树林中。在听到房子里传来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时，父亲把手枪塞给儿子，命令儿子：“如果他们发现你，你就必须这么做。懂了吗？嘘，不许哭。你听见我说的了没有？你知道该怎么办。你把枪放进嘴里，指着上面。要又快又坚决，你听到没有？”为了不让儿子成为恶人的“食物”，父亲忍痛做出了这种残酷的决定。

在目睹恶人肆意妄为时首先保全自己，对恶行一避了之，不能说是英雄，但也确实不违法。遇到危险时以死相逼，不能说勇敢，但也好过同流合污。然而，死就能逃脱成为恶人食物的命运？如果大规模的吃人行为到处可见，走到天涯海角就能躲得开吗？在男人离开人世后，小男孩如何在地狱中获得新生？而在道德的层面，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与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至少对上述行径是默许的，也绝不会公开谴责。然而，正是由此，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得以横行世界，直到美国感到自身难保才决定参战，这是明智之举还是自私愚昧的表现，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小说中，小男孩询问父亲：

我们绝对不会吃人的，对不对？

不会。当然不会。

即使我们饿极了也不会。

我们现在就饿极了。

你说了我们不会的。

我说过我们不会死。我没说不会挨饿。

但是我们不会死的。

不会。我们不会死。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死。

对。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好人。

对。

在麦卡锡看来，只要不作恶就是“好人”，而这一点，恐怕是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别所在。在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曾说，但凡英雄，当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而绝非比较个人的成就武功，而在麦卡锡看来，只要自己一步步坚持走下去，寻找到与自己相同的不侵犯他人、不作恶的人，重建人类文明的希望就并不遥远。在这里，麦卡锡并不指望有英雄或圣主诞生，他告诫孩子的是，第一要保持警惕，第二才

是怀有信念——

“我好不了。任何时候都要把枪带在身边。你需要找到那些好人，但是你不能冒险。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你听到了吗？”

正如《低俗小说》中杀手背诵的《圣经》片段一样，在黑暗与邪恶包围的时候，善良正直的弱者是很难知道谁是牧者，谁是假先知，而只有报应来到时，他们才知道谁是真正的上帝。同样，在金庸的小说中，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的形象也是最能给人以致命一击。但是，在世界末日已经来临，而上帝始终未曾出现，为保护自己而坚持见死不救，一味逃避，不能不说是道德与人性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重大缺陷。

四

如果说，传统小说注重的是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的编织技巧，现代小说注重的是意识的传达、情绪的营造，那么，麦卡锡的《路》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简约的后现代文风：在摒弃了现代小说的纷繁复杂的多重情绪表达之后——动作成为小说的中心。在零零散散的生活细节中，不必刻意发现甚至虚构戏剧的张力——在一串串零散的行为与动作中，自然隐含着叙述的动力、表达的欲望，即使没有以往的情节和情绪的推动，动作的下意识与连贯也会成为其叙事线索。

《路》相关内容 代序 路的尽头，还有希望（5）

在文体上，麦卡锡曾被认为是福克纳和乔伊斯的继承者，他的小说通常没有情节，缺乏传统的标点符号，用词稀奇古怪。但在《路》中，麦卡锡的语言风格明显不同于福克纳和乔伊斯，倒更像海明威——他

没有使用纷繁复杂、可作多种解读的长句，而多是一些简短而没头没脑的词组或短语，如同一部电影的画外音，突兀而扎人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如同生活中突然发生在眼前的新闻，毫无来由却一望即知。《路》的语言几乎没有修饰雕琢，似乎他无须形容词而只钟情于动词，侧重于生与死之间的迅速切换，而这一点，简洁所带来的力量与速度才最为准确。索尔·贝娄曾赞赏他“关乎生死的句子”是“对语言绝对的强势使用”，说的应该就是这一点。

一般而言，短句意味着叙事节奏的加快，场景切换的频繁——对于这一点，古龙先生的小说已是最好的例证，无须多言。而麦卡锡在处理这部单机长镜头黑白电影般的公路小说时，采用的依旧是这种简洁的短句，却并不枯燥，相反，作品还有一种叙事诗的格调与韵律，充满了哲思与诗意。一直以来，去中心化以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将神圣的主题与传统的宏大叙事打碎以获得现场感，都是后现代文学的主流。在《路》中，面对一个不知所归的旅程，作者也正是将点点温情散落在三言两语、一举一动之中，反倒使得作品获得了启示录与圣歌般的灵光。

据说，麦卡锡喜欢的是科学家，而不是作家。除了麦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福克纳之外，他基本不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对不关注生死问题的作家不以为然。在《纽约时报》对他进行的一个难得的采访里，他透露了他对包括亨利·詹姆斯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不屑：“我不理解他们。对我来说，那不是文学。许多被认为优秀的作家在我看来很奇怪。”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卢梭的名言，“大都市需要戏剧，而道德沦丧的民众需要小说……纯洁的少女是不看小说的”，毕竟，在“诲淫诲盗”的言情故事中（比如菲利普·罗斯笔下沉迷于色欲的教授，厄普代克笔下虚伪做作的中产阶级），生欢喜心的读者总是大多数啊。

当然，也有人麦卡锡不以为然，认为他的作品是美国小说史上最大的赝品：《纽约人》说他是“美国最拙劣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写作戏剧化的花言巧语为乐，他出色地使用了《圣经》、莎士比亚悲剧的语言，成功地模仿了麦尔维尔、康拉德和福克纳”。《纽约时报》也有书评嘲笑麦卡锡有“感伤癖，矫情做作，夸

夸其谈，自以为是”。与之相对的是，在美国评论界巨擘哈罗德·布卢姆看来，科马克·麦卡锡是当之无愧的当今美国仍然健在的一流小说家，而《时代》杂志也盛赞《路》的成就：“揭开了隐藏在悲伤和恐惧之下的黑色河床，灾难从未如此真实过，麦卡锡仿佛是这个即将消失于世界的最后幸存者，延续着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文学风格，他把未来发生的那个时刻提早展现给我们看。”

在看过了形形色色的对《路》的批评文字后，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路》中麦卡锡的人生感悟：

永远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永远就是没有时间。

你忘记了想记住的，记住了想忘记的。

也许当世界瓦解的时候，才有可能看到它是怎样被造出来的。

好人总是不断尝试，不轻易放弃。

每天都是一个谎言，他说，但你正在死去，这不是谎言。

她说上帝的呼吸就是他爸爸的呼吸，虽然上帝的呼吸会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直至天荒地老。

李杰

2008年12月于北京

《路》相关内容 代序 《路》：父爱的温暖消融末日的凄凉

美国近年来最火爆的作家一定非科马克·麦卡锡莫属。这位个性老作家被视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海明威与福克纳的唯一继承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呼声极高的作家。某读者甚至愤怒地声称，瑞典那帮家伙没给麦卡锡授奖，真是群蠢货！2003年，他的小说《老无所依》面世，该书同名影片在第80届奥斯卡奖颁奖礼上大放异彩。而此前，他就凭借《天下骏马》成为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奖得主。

2006年，麦卡锡出版了最新力作《路》。这部饱含天启意义的小说有恐怖史诗之称，迅速占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赢得美国最富盛名的普利策小说奖、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布莱克奖、鹅毛笔奖和美国独立书商协会 Book Sense 年度图书奖等一系列大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时代》等知名媒体共同推选《路》为年度好书。《娱乐周刊》庆祝出刊1000期而推出的“新经典”榜单中，《路》位列百部最佳图书之首。美国最大牌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在她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上向全国观众推荐此书，忙得出版社立即赶印了950000册平装本。温弗里还推荐此书作为献给父亲节最好的礼物。

《路》的故事发生在核子战争爆发十年之后，地球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阴暗凄冷。幸存下来的人多数同类相食，少数则孤独地挣扎求生。在这种荒凉绝望的境遇中，一对父子行走在求生之“路”上。为了躲避严寒，他们向南方海岸前进。在路上，父子俩总要克服难以想象的饥饿、寒冷和追杀，被迫目睹世间惨象和人性崩溃。他们相依为命，希望自己能做“好人”。但是严峻的考验在前：生存，还是放弃人性？父子俩的“路”能够穿过这个困境吗？

小说已由好莱坞改编为史诗巨片，由著名影星维果·莫特森、柯蒂·斯密特-麦菲、查理兹·塞隆等领衔演绎，堪称2009年最值得期待的电影。本片直指奥斯卡多项大奖，预计在今年秋季隆重上映，届时必定带给全球影迷超乎想象的心灵震撼。

小说与电影，同样让人拭目以待。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一节（1）

幽暗的森林，冰冷的夜晚，他醒来时，总要探手摸向睡在身旁的孩子。夜的黑，远胜过浓墨，白日则比那些逝去的日子更加灰暗了。就好像患了青光眼，生冷的眼珠模糊了这世界。他的手随着孩子每一次珍贵的呼吸，轻柔地起伏着。扯开塑料防水布，他从臭烘烘的大衣堆和几床毯子里直起身来，想从东方寻出一丝亮光，但根本没有。刚才那个将他唤醒的梦里，孩子正牵着他，在一个洞穴中漫游。照明用的光晃映着湿漉漉的钟乳石墙，仿佛哪个神话故事中写到的朝圣者，让花岗岩怪兽吞进肚子里，找不到出路。石壁深邃，只闻水滴发出的乐声，一分钟、一小时、一天、一年，周而复始，在这静谧中“嗒嗒”作响。终于，二人走进一个巨大的石室，那里躺着古老且水色深幽的湖。岸那边，一只兽从石头圈成的池塘中抬起涎水涟涟的嘴，如蜘蛛卵般惨白无神的双眼盯向光源。它的头贴着水面摇晃，似是要对自己无从看见的东西嗅出个究竟来。这只苍白、赤裸、半透明的兽蹲伏在那里，雪花石膏色的骨架在其身后的岩石上印下了影子。以及肠子和跳动的心脏。脑则在晦暗的钟形玻璃罩中搏动。它的头来回摇晃，接着发出一声低鸣，猛地侧身，悄然跨入黑暗之中。

在第一缕灰色的光中，他留下仍在睡觉的男孩儿，起身走到路中间，蹲下来研究南面那一大片土地。荒芜、静寂、邪恶。他想，如今已是十月了。但并不确定。已有好几年没有使用日历了。他俩要往南去。再在这里忍一个冬天是会死的。

天亮了，可以使用双筒望远镜了。他朝底下的村子望去。一切都由黯淡渐入浓黑。那轻细的灰烬盘旋在柏

油路上。他考察着每一样可见的事物。在下面那些死树间，断断续续穿插着几段路。要搜寻每一丝色彩。每一丝动静。每一筒升起的烟。他放下望远镜，扯下脸上的棉布口罩，拿手背蹭了蹭鼻涕，重又对准了村庄望去。最后，他只是坐在那儿，举着望远镜，眼瞧着灰白的日光冻结在地面之上。他只知道，孩子便是自己的命根子。他说过：儿子若不是上帝传下的旨意，那么上帝肯定未曾说过话。

回来之后，男孩儿仍睡着。他把搭在孩子身上的蓝色塑料防水布撤下来折好，拿到小推车那边包好装上，提回两只盘子和一个装了一些玉米面蛋糕的塑料袋，一塑料瓶糖浆。他把那张和孩子当做桌子使的小防水布铺在地上，每样东西都摆开来，又将皮带里插的手枪也放在布上面，随后便只坐在那儿，看男孩儿睡觉。夜里，他已脱下口罩，塞进毯子某个角落里了。他看看孩子，又透过树木向道路望去。这地方不安全。白天一来，从路那头就能发现他们。男孩儿在毛毯里翻了个身，接着睁开眼睛。嗨，爸爸，他开口道。

我在这儿。

我知道。

一小时之后，他们上路了。他推着小车，还和孩子每人背了个包。背包里装着他们的必需品，以防二人遇上不得不丢掉小车逃生的状况。车把手上夹着个黄色的摩托车反光镜，是他用来观测身后路面的。男人把背包肩带向上提了提，又往那片荒芜的村野望去。路上空空如也。小山谷底下，蜿蜒着一条灰而静的河。一动不动，轮廓分明。沿岸背负着一丛枯死的芦苇。你没事吧？他说着。男孩儿点点头。于是他们便在这泛金属色的冷光中，沿黑色山顶走下，时而穿梭于白蜡树中，彼此即是对方的整个世界。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一节（2）

他俩走过一座旧水泥桥，跨过了河流。又过了几英里，只见路边出现一个加油站。二人站在路当中，观察着。我想我们得检查一下，男人说道。去看看。二人于杂草丛中破开一条路，灰尘随着草的摇曳附在他们身体上。他们穿过废旧的停车场，找到了连接压泵的储油池。池盖已经没了，男人支着胳膊肘趴下，朝管子里闻了闻，可根本没有汽油刺鼻的味儿，仅有淡且变质的气味。他站起身，观望整个加油站。这里的各个压泵和输油管安静得诡异。窗户完好无损。服务亭的门开着，他走了进去。一个金属工具箱立靠在墙上。他拉开抽屉，没有一样东西是用得着的。上好的半英寸的轴承。一个锯齿齿轮。他立在那里又扫视了一圈停车场。有只盛满垃圾的金属桶。再钻进办公室。灰尘满布。男孩儿就站在门口。一张金属桌、一台收银机。几本使用手册，已被浸得发胀变形。漏了洞的天花板上掉出卷曲而污迹斑斑的油毡。他跨过去，走到桌前，停住了。继而拿起电话话筒，拨下父亲家的号码，那许久以前的号码。孩子盯着他。你在干什么？他问道。

上路四分之一英里后，他停下来，往回看。我们没动脑子，他说道。我们得回去。于是将车推下了路，安置在一处隐蔽的地方，把二人的背包留了下来，又朝加油站走去了。到了服务亭，他拖出那个垃圾桶，整个翻转过来，一气儿把里面的塑料油瓶都扒了出来。接着，父子俩坐在地上，把这堆瓶子挨个倒过来，让残液滴进一只盘子中，最后，二人大约收集了半夸脱的机油。男人拧上塑料盖，找块破布擦了瓶子，握在手中掂了掂分量。在那些长而暗的傍晚、长而暗的黎明里，这些油能燃亮他们那盏小破灯。你能给我念故事了，男孩儿说道。是不是，爸爸？是，他回答。我能给你念故事了。

河谷那头，只见道路穿过一条漆墨般的小溪。光秃秃并烧焦了的树干，在道路两侧延伸。灰烬在路面上翻滚，熏黑了的灯柱上耷拉下一截截废电线头，在风中啜泣。森林开垦地上有一座烧焦的房子，它后面接着片灰蒙蒙的荒草地，以及一段赤红的泥岸，上面还留了废弃的路防。更远处，能看到几家挂着大广告牌的

汽车旅馆。从前的一切，如今都已黯然荒弃了。迎着冷风，他们站在小山包上，喘气。他看了看孩子。我没事，男孩儿对他说道。男人伸手扶着孩子肩头，朝下面一览无余的村庄点了点头。他从小推车里拿出望远镜，站在路当中，朝下面的平原望去，灰白光线中，这座城市的形状恰似荒漠中的炭笔速描。没什么可看的。没有烟。我看看行吗？男孩儿问。行。当然可以。男孩儿趴在推车上，调整了轮子方向。你看见什么了？男人问。什么都没看到。孩子把望远镜放下。下雨了。对，男人说，我知道。

他们将小车留在一处狭沟中，遮上防水布，再穿过那些黑矮的树桩丛，上了山坡，那里有块支出来的大岩石，于是父子俩便坐在这块挡板下，看灰暗的雨帘冲刷下河谷。天很冷。两个人挤成一团，每人大衣外面又裹了床毯子，过了一会儿，雨停了，只有那森林里还滴着小水珠。

天放晴后，他们下山走到放推车的地方，卷起防水布，拿出毛毯和过夜需要的其他东西。然后，又爬上山，在岩石堆下找处干燥地方搭好了帐篷，男人拥着孩子，想让他暖和些。两个人裹在毯子里，看着无可名状的黑暗向他们缠绕而至。灰色的城市线条，随着暗夜的到来像幽灵般消失了，他便避了风点上那盏小灯。接着，二人重又走到路上。他牵着男孩的手朝山顶走。路在那里达到最高峰，他们能望到往南延伸的，已变得模糊的乡村。风中，父子俩站住了，裹着毛毯察看是否有火光或灯光闪烁的痕迹。什么都没有。山腰上，那堆岩石下发出的灯火已比绿豆粒大不了多少，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折了回去。每样东西都潮乎乎生不起火来。吃过一顿可怜巴巴的冷饭菜，两人铺好衣物躺下了，中间燃着一盏小灯。男人本来带上了孩子的书，可孩子太累，根本没精神听了。我睡觉的时候能让灯一直亮着吗？他问。可以。当然可以。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一节（3）

过了好长时间，他还醒着。隔了一阵，他转过身，看着男人。男人的脸因为天上滴落的雨水，在微弱

的光线下，映照出一道道黑影，就像老演员脸上的皱纹。我问你个问题行吗？他说。

好，问吧。

我们会死吗？

将来会。现在不会。

我们还是往南走吗？

是的。

那我们就不用受冻了。

对。

好。

好什么？

没什么。就是好。

睡觉。

好。

我想把灯熄了。可以吗？

嗯。好。

稍后，一片漆黑中：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当然可以。

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

如果你死了我也去死。

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起了。

是的。这样我就可以和你一起了。

好。

他躺着，听林中滴落的水珠。岩石床，他睡的是。四周又冷又静。深夜，一阵阵阴冷的风吹起了灰烬，在这片空茫里来回飞舞。灰烬被卷向前，散落，然后再一次被卷向前。万物都失去了支撑。在灰蒙蒙的空气

里无所依托。仅靠一口气熬着，一口颤抖的、短暂的气。真希望我的心是石头做的。

他在黎明之前醒来，看着灰茫茫白日破晓。缓慢、浑浊。男孩儿还在睡，他起身穿上鞋，裹上毛毯，穿过树林往外走去。石洞中有处岩溶沟，他走下去，蹲着咳嗽起来，咳了很久。停下之后，他就这样跪在灰烬上，抬头对着灰暗的白日。你在吗？他悄声问。我最后能见到你吗？你有脖子，好让我掐死吗？你有心吗？你这该被永世诅咒的，有灵魂吗？哦，上帝，他悄声道。哦，上帝呀。

第二天中午，他们开始穿越城市。他将枪放在小车最顶层那叠防水布上面，随时能拿到。同时也让孩子紧挨着自己。这座城几乎已全被烧毁。没有生命迹象。街上的汽车铺满灰尘，每样东西都铺满了灰尘。干结的泥泞中镶着车轮印子。一处门洞里，有具死尸已干成一张皮了。大白天就碰到这种怪相。他把男孩儿又朝身边拉了拉。记住，你放进脑子里的那些东西，永远都会留在那里，他说。你放之前可能该考虑一下。

有些事也能忘记，对不对？

对。你忘记了想记住的，记住了想忘记的。

离他叔叔农场一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湖。秋天，他和叔叔常去那里拾柴。他坐在木船后面，伸手探进冰冷的湖水，让手随着船行进，叔叔则弯腰划着桨。老头子脚穿一双小山羊皮皮鞋，戴着草帽。牙齿间叼着根烟斗，一细溜涎水挂在烟斗口，摇摆着。他回头朝岸那边看了一眼，仍握着桨把子摇，又取下烟斗，用手背擦擦下巴。岸上一排桦树，它们尸骨般的惨白与其身后墨绿的常青灌木形成了强烈对比。湖岸就像一处乱石堆，全是枝丫扭曲残断的树，灰扑扑光秃秃，仿佛数年前遭受了飓风袭击刮下的树木。很早之前，这些树就被锯断了，当做柴火被拉走。他的叔叔掉过船身，收起桨，于是他们便在沙地浅滩里漂着，直到木头与沙子磨出嚓嚓的声响。一条死鲈鱼翻起肚皮豁嘴浮在清水中。还有黄树叶儿。他俩把鞋留在涂了暖

色的舷侧，将船拉上岸，放完绳子抛下了锚。锚是灌了水泥的猪油罐子，中间穿了个带眼的螺栓。二人沿岸走着，叔叔一边察看树木的残枝，一边抽着烟斗，肩上绕着捆马尼拉麻绳。挑好一截后，他们将其扭转过来，以树根做杠杆，待它半浮到水中方止。虽然裤脚已卷到膝盖，仍被水浸湿了。他们将绳子拴到船后部的系缆枕上，又穿过湖面往回滑去，缓缓拖着后面的柴木。当时已近傍晚。只有桨架有规律地缓慢前后摇晃。湖面黝黑，光滑如镜，沿岸一路能看到窗户里透出的亮光。有时也听到收音机的声音。二人都不讲话。这便是他童年最完美的一天。这一天塑造了未来的日子。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一节（4）

接下来的数日、数周，他们继续探索着南行。孤独阴郁。一个杳无人迹的山村。一栋栋铝皮房子。偶尔，他们能看到州际高速路的支线从脚下那些用再生木料建造的站台穿过，站台荒凉。冷，越来越冷。快抵达山间大峡谷时，他们停住了，竭力向南方眺望这乡野的极远处，那里已被烧毁。岩石状的暗黑物体耸立在灰烬中。翻翻滚滚穿过垃圾堆涌向平原地带的灰烬。灰白的太阳便在这黑暗的深处难以察觉地一日日爬上爬下。

他们已在这不毛之地上行了数日。男孩儿找到了几支蜡笔，在口罩上画了几颗狼牙，一路上走得跌跌撞撞却未曾抱怨。小推车有个前轮已破损。该怎么办呢？没什么办法。二人到来之前，此处已烧成灰烬，没有一粒火种，夜，是从未遇过的漫长、黑暗、寒冷。冷得可以冻裂石头。可以夺去性命。男孩儿挤在身边，冻得直抖，他拥着孩子，漆黑中，一口口数着那虚弱的呼吸声。

远方的雷声将他唤醒，他坐了起来。四处光线微弱，忽明忽暗，寻不到源头，从飘线般的雨丝上反着光。他拖过防水布盖好，躺着静听了很久。如果二人淋湿了，没有火烘衣服。如果二人淋湿了，很可能没命。

夜夜，他醒来，那暗黑遮住了万物，难以穿透。那暗黑伤及听觉。他常不得不翻身坐起。除了熏黑的光裸裸的树枝间响起的风声，再没别的动静了。他站起来，摇摇晃晃立在这幽闭的暗黑之中，打开双臂以保持平衡，而脑袋却在本能地计算。一种习惯的次序。寻找正上方的东西。不是直直摔下去，而是逐步往下走。他迈着大步走进虚无，一边数着数，方便再折回去。双眼合拢，手臂挥舞。正上方的什么东西？暗夜中某种不知名的东西，矿藏或宝石母岩。与之相比，星辰和他都只是环绕一旁的卫星而已。就如表盘下的大钟摆，在漫漫长日里书写下宇宙运行的印迹，你可能会说，钟摆对此一无所知，但你知道它不应该无知无识。

他们花了两天才穿出那灰蒙蒙的火山地带。远方的路随山峰起伏，两侧的林木则越发稀疏了。下雪了，男孩儿说道。他望着天空。一片灰白的雪花撒落下来。接在手中，看着它消融，就如基督徒的最后一片圣饼。

父子俩身上搭着防水布，一起向前行。灰白湿润的雪花从虚空中旋转飘落而下。道路两旁是污浊的融雪。泡湿了的垃圾漂流过来，脏水从里面淌出。远处的山脊上再也望不到什么焚尸火了。他想，那一场场血祭一定已耗尽了彼此的人力。没人走这条路。没有密探，没有掠夺者。过了一阵，他们发现路边有个车库，便钻进洞开的门中，望着外面灰白的雨夹雪一阵接一阵从高原地带飘下。

两个人找到了几个旧瓶子，在地上生了火。他又寻了些工具，将小推车腾空，坐下来修起那坏掉的前轮。松开螺丝帽，用小手钻钻开底座，再将锯下的一段管子重新套上去。接着，他把所有的零件都重新接好，扶起推车，绕着地面推了一圈。走得还挺顺溜。男孩儿坐在一旁，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早上，他们继续上路。荒芜的乡间。一大张公猪皮钉挂在粮仓大门上。粗鄙。尾巴残损。仓内，三具尸体悬挂在房梁横木上，干瘪、污浊，映着灰莹的薄光。可能有点儿有用的东西，男孩儿说。可能有玉米什么的。我们走，男人发话道。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一节（5）

他尤其担心二人脚上穿的鞋子。鞋子，以及食物。永远是食物。在一间破旧的烟熏作坊里，他们找到了一条熏火腿，火腿高高瑟缩在上面的墙角，看上去就像从坟里挖出来的一样，干瘪得离谱。他拿小刀割成了几节。里面是深红的、咸咸的肉。油多，肉好。父子俩当天夜里就生火烤了厚厚的几块，又拿它们与一罐豆子一起慢慢炖了。过了些时候，他于黑夜中醒来，好像听到那深幽的山谷中传来了敲击牛皮鼓的声音。又过了一阵，风声取而代之，寂静再次降临。

很多次，在梦中，他见到他苍白的新娘朝自己走来，她于一片青翠中显身，蒙着绿叶状的纱。她的乳头用白黏土漂白过，根根肋骨也涂了白颜料。她着一袭轻纱，头发乌黑，以象牙梳和贝壳梳挽起。浅笑、低盼的眼波。早上，又下雪了。灰色的小冰珠顺着头顶的电线滑落。

这一切他全不相信。他说，危难之中该有的梦便是梦见危难，而其他所有影像均是虚弱和死亡召唤来的。男人睡眠很短且质量不高。他梦见二人行走于繁花间，身前有小鸟飞过，他和孩子还有天空都是刺目的蓝。但他正学着从这般魅惑的梦境中清醒。黑夜里，躺着，某个幽诡的果园中结出的桃子在嘴里散出怪异的味道。他想，要是自己命长，终会看到这世界的溃亡。就像新的盲人栖息的濒死的世界，它所有的一切都从记忆中慢慢褪去。

路途中的白日梦境，怎么也醒不过来。他蹒跚着前行。记得她的点点滴滴，除了她的气味。剧院里与她同坐，她倾身向前听着音乐。金色的涡云饰纹、墙上的烛座、舞台两侧高垂下圆柱般的雅致帷幕。她牵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腿上，他隔着那薄薄的夏裙，能感触到她的长丝袜。冻结这心绪。现在，回到这黑暗、冰

冷的世界，受这诅咒吧。

他找了两把旧扫帚，做了两个清障器，绑在小推车上，以扫开挡在车轮前的枯树枝。孩子被他抱进车筐里，自己则站在车后横杠上，像拉雪橇犬的主人似的，往山下驶去了。他们在拐弯处，用身体掌舵车子，像驾驶大雪橇车一样。这么长时间以来，男人第一次看见孩子笑了。

山脊处有一道弯，还插进来一条小路。这是条通往林子里的老路。他们走到一旁，坐在长椅上，远眺前方的峡谷，那里的路在暗密的雾中忽隐忽现。底下有一个湖，灰暗、冰冷、沉重地盛在乡间这个满目疮痍的大碗里。

那是什么，爸爸？

是个大坝。

大坝是干什么的？

有了这个坝才有湖。他们建坝以前，那下面本来是条河。河坝把拦截到的水运到叫做涡轮机的大风扇里，就可以发电了。

电能点亮灯。

对。能点亮灯。

我们能不能下去看看？

我觉得下去的话，太远了。

那大坝会一直待在那儿吗？

应该是。大坝是用水泥建的。很有可能几百年都不会塌。甚至，几千年。

你说那湖里面有鱼吗？

没有。湖里什么都没有。

许久以前，就在这附近某个地方，他曾见过一只猎鹰落在绵长的蓝色山脉，横冲过一群正飞着的鹤，啄起一只，滑翔到河边。它姿态疲惫，拖着干瘦、羽毛凌乱的身子立在秋日静谧的空气中。

浑浊的空气。那浑浊之气一直遗留在嘴里。他们像农场里的牲口一样站在雨中，然后又接着往前走，细雨沉闷，二人都顶着防水布。双脚淋湿了，很冷，鞋也早已破烂。环绕着山腰的那些旧庄稼已经死去，沦为平地。荒芜的山脊上，黑色的裸露的枝丫浸在雨中。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一节（6）

而梦里的色彩却极其绚丽。死亡还会以别的方式来召唤你吗？在刺骨的黎明中苏醒，四周瞬时回归到

灰烬里来。宛如古老的壁画，在墓中隐匿数百年，却猛然曝露在日光之下。

雨停了，寒冷稍减，他们终于来到宽阔的河谷低地，这里仍能看见分成好几个区的农场，只是荒地上长出的每样东西都已烂入根茎。父子二人继续朝黑黝黝的山顶攀爬。高大的装有楔形板的房子。机器压过的铁皮房顶。田野里有座木头粮仓，十英尺高的广告牌铺挂在倾斜的房顶上，已经褪色：来看岩石城。

路边的篱笆变成一排排黑且扭曲的荆棘。仍旧没有生命迹象。他让孩子持手枪站在路边，自己则爬上石灰岩的台阶，再往下，来到农舍门廊，把手放在眼睛上遮挡住光，往窗户里张望。接着，他走进厨房。地上是垃圾、旧报纸。破败的屋前有瓷器，钩子上挂了一些杯子。进入走廊，他停在了起居室门口。角落里有架老式管风琴。一台电视机。塞满杂物的廉价家具，以及一个手工制的樱桃木两用衣橱。他登上楼梯，经过几间卧房。到处布满灰尘。婴儿室的窗台上趴着只玩具狗，仿佛在瞧外面的花园。他穿过了储物间，卷走了被褥，临走又拖了两张上好的羊毛毯子才下楼来。餐室里有三罐自家腌的西红柿。他把盖儿上的灰吹吹干净，仔细瞧了瞧里面的物什。在他之前就有人动过了，但是没拿走，最后，他也没敢动这些食物，只是扛着毯子等出了屋。他们又重新上路了。

到了城郊，二人进了一家超市。零星散落着些垃圾的停车场内有几辆旧车。他俩将小推车留在停车场，朝杂乱的超市货架走去。在农产品货架上罐头的下面，他们发现有些上了年头的红花菜豆，还有点看上去像杏脯的东西，干得厉害，皱巴得跟它们自己的雕像一样。男孩儿一直跟在后面。他们又推开超市后门走了出去。这条过道上停了几辆购物车，全都破破烂烂的。二人重返店内想再寻辆推车，可惜一辆也没瞧见。大门处，两台饮料机倒在地上，已被人用铁杠撬开了。硬币散落夹杂在四周的垃圾里。他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往这被洗劫过的机器里掏着，到了第二台，终于摸到里面卡了个冰冷的金属罐子。他缓缓抽出手来，坐着盯住面前的可口可乐。

这是什么，爸爸？

是好东西。请你喝的。

是什么？

来，坐下。

他帮儿子松下背包肩带，将包放于身后地面上，再用大拇指扳起易拉罐顶上的拉环，开了这罐饮料。他凑近鼻子嗅着里面轻微冒泡的液体，递给了男孩儿。喝吧，他说道。

男孩儿接过易拉罐。里面有泡泡，他说。

喝吧。

他看看父亲，举起罐子喝了起来，然后坐在那里回味。味道真不错，他说。

嗯，是不错。

你也喝一点，爸爸。

我想让你喝。

喝一点。

他接过来，啜了一口，又递过去了。你喝吧，他道。我们在这里多坐会儿。

因为我以后永远也喝不到这东西了，对吗？

永远是段很长的时间。

好吧，男孩儿说道。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二节（1）

第二天清晨，他们已进入市内。州际公路交错处延伸出去的一望无际的水泥路面，像黑色大幕景下的一座巨大的游乐场废墟。他将皮带里插着的左轮手枪拔出来对着身前，又拉下了连帽衫的拉链。遍地是木乃伊般的死尸。肌肤和骨骼分得一清二楚，韧带缩得又干又细，恰如绳索。死人干枯萎缩得如同现代版的沼泽林干尸，脸皮像煮过的床单，一排牙如同泛黄的栅栏。他们双脚赤裸，如同常见的朝圣者那般。因为鞋早在许久之前便被掠光了。

父子继续前行。他一直通过镜子留心身后的情况。街面唯一活动的物体，是风刮起的灰尘。他们穿过高耸于河面的水泥大桥。下面有个船坞。一些小型游艇半沉没于灰黑的水流中。下游有些堆得高高的稻草，在灰泥里暗淡不堪。

又过了一日，城里往南数英里的一个拐弯处，他们陷入干死的灌木丛，有些晕头转向了，但发现了一座木头房子。房子带烟囱、山墙，还有面石墙。男人停下来。接着他推车上了车道。

这是什么地方，爸爸？

是我长大的地方。

男孩儿站住了，打量着房子。那四方的护墙木板靠下的大部分已被抽去做柴烧了，里面的撑子和绝缘线暴露在外。后门廊的挡板则烂瘫在水泥露台上。

我们要进去吗？

进呀。

我害怕。

你不想看看我以前住过的地方吗？

不想。

没事的。

里面可能有人。

我觉得没有。

那万一有呢？

他站在那儿，抬头看自己那间老屋子外的山墙，再看看孩子。你在这儿等着，怎么样？

不。你总是这么说。

对不起。

我知道。但你就是这么说的。

他们卸下背包，放在露台上，边踢开门廊上的垃圾，边往厨房走去。男孩儿牵着他的手。这所房子他记忆犹新。房间都空着。餐厅旁那间小屋仅有一张光秃秃的小铁床，还有张金属折叠桌。小壁炉那儿的煤炉架仍顽强地待在原位。墙上的镶板格子没了，仅留下毛茸茸的条纹印记。他停下来，用拇指抚过漆木表面那几个钉子留下的小眼，四十年前，这些钉子曾用来挂他们的长筒袜。我还是个孩子时，大家就在这儿过圣诞。他转过身，又看向那片废弃的院子。紫丁香残根纠结，望上去像灌木丛。冬天，很冷的夜里，如果因为暴风雪停了电，我们就在这儿生堆火坐下，姐姐们和我一起，我们做着家庭作业。男孩儿盯着他，盯着那爬上他身的幻影，虽然他本人看不见。我们该走了，爸爸，孩子说道。是的，男人回答。但他一步未挪。

二人走进餐室，炉床里的耐火砖还是刚镶进去时那般模样，因为母亲见不得它被熏黑了的样子。地板由于雨水的缘故，拱了起来。起居室里，有不成形的动物骨架堆成一堆。可能是只猫的。门口立着一个大玻璃

杯子。男孩儿扣紧了父亲的手，爬上楼梯，转角，进入门廊。地上有小坨小坨的湿石膏。天花板里面的木头板条显露无遗。他站在自己从前的房间的门口。这是屋檐下的一间小房。我以前就睡这儿。我的小床靠这堵墙放着。在那无数个夜晚，他们梦着孩子可能梦到的一切，多彩抑或恐怖的幻象支配着梦境，可却从未梦到今天这一境况。他推开衣柜门，有点期望能看到童年的物品。赤裸而冷的日光从房顶降下。同他的心一样，是灰色的。

我们该走了，爸爸。我们可以走了吗？

可以。我们可以走了。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二节（2）

我害怕。

我知道。对不起。

我真的害怕。

好吧。我们不该来这里。

三个夜晚之后，在东部山脉脚下的小丘里，他于黑暗中惊醒，似是听到了什么东西正在迫近。他把两只手各放于身体两侧平躺。地在震颤。是朝他俩来的。

爸爸？男孩儿说，爸爸？

嘘。没事。

是什么东西，爸爸？

声音更近了，越来越响。每样东西都在颤。接着，那动静从两人身下穿过，就像地铁一样，退入夜色中，渐渐没了声息。男孩儿紧偎着他，哭了，头埋进他胸膛里。嘘，没事了。

我好害怕。

我知道。没事，那东西走了。

那是什么，爸爸？

那是地震。现在没事了，咱们没事，嘘。

开头几年，路上还到处是裹着大衣的难民。他们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围着那身破布片靠在路边，就如遭了难的飞行员。推车里堆着些低劣的毛线织品。他们拉着小货车或小推车，一双眼珠在头骨里炯炯发亮。六神无主的男子跌跌撞撞走在人行道上，就像热带地区的流浪汉。万物的脆弱最终彰显无遗。老而头痛的事物化为无，流向暗夜。每种物体硕果仅存的一个带着它这一族走向毁灭。灯熄灭后不再亮起来了。看看你周围。永远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但男孩儿知道父亲早已领悟到的事情：永远就是没有时间。

快到傍晚时，他于一座荒废的房子内，坐在灰色的窗边，在灰色的光线下翻着旧报纸。男孩儿睡着了。奇怪的新闻，有趣的观点。八点，樱草花蔫了。他看着睡梦中的孩子。你能做到吗？在那一刻来临时，能做到吗？

父子俩蹲在路上，吃着几天前煮好的冷饭和冷豆子。已经有点发酵了。找不到一处隐蔽的地方生火。冰冷的黑暗中，他们抱成一团，睡在气味难闻的被褥里。他紧紧地搂着孩子。那么瘦。我的心，他说道，我的心。但他知道，即使他是个好父亲，结果也依然如她所说。她说孩子就是死亡和他之间的屏障。

这年年末。他不知道是几月了。他想，穿过这些山，干粮是够了，但路不好认。分水岭处的关隘有五千英尺高，且天气将日益严寒。他说只要到了河岸那边就好了，然而行走在黑夜中，他却明白，那些期望只是空想，没有实质依据。他们很有可能葬身群山之中，了结一生。

二人经过一座已成废墟的度假小镇，又走上往南的路。沿山腰数英里均是烧焦的森林，还来不及准备，雪便顷刻飘下。路面没有任何痕迹，这里没人居住。长满乱草的山腰荒凉无比，被火熏黑了的巨砾就如一只只野熊。他站在一座石桥上，底下的河水倾流下池塘，缓缓泛起灰色泡沫。此处曾是他观看鳟鱼摆尾而过的地方，并在石下寻它们艳丽的身影。二人继续前行，男孩儿走得踉跄。他们伏在推车上，弯来拐去沿锯齿形的路线向上慢步攀爬。山的高处，仍有未燃尽的火，入夜，他俩能看见深橘色火焰映出的光，和飘散的黑烟。天气是越发的冷了，但营帐中有燃了一夜的火，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出发后还让火留在营地里燃烧。他找了绳子，为孩子和自己的脚上都捆上粗麻布，目前为止，雪还只有几尺深，但他知道，要是再积得厚些，就必须放弃推车了。现下，行路已不容易，他时时须停下来歇息。背着孩子，沉缓地攀爬在道路一侧，他忽然勾腰，双手撑住膝盖咳嗽起来。稍后，直起身，双眼蒙眬。灰白积雪上，有一层薄薄的血红。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二节（3）

他们靠着块大巨石扎下露宿之地，他用防水布做了个带柱杆的顶篷。火生起之后，二人东扛西搬地找来一大堆干草柴火，留待过夜时用。雪地上摊枯死的铁杉树枝，他们裹着毛毯坐在那里，盯着眼前的火光，喝几周前搜到的一点可可。是最后剩的一点了。又下雪了，柔软的雪花从黑暗中飘落。他于这宜人的温暖中瞌睡起来。男孩儿抱了满怀树枝杂草，影子叠合在父亲身上。他看着他火苗烧高。上帝本人的火龙。火星冲起，又泯灭在黑暗无星的夜空。

早上，他在烧成黑炭的火堆旁醒来，起身走到路上。万物都被点亮。仿佛丢失的太阳终于又回来了。雪染成了橙色，颤巍巍地融化了。森林里有处火堆正沿着火绒匣的边缘烧上去，它映出的光闪耀，反衬那天上的云氤，如同北极光。还是同以前一样冷，他静立在此地许久。这色彩令他身体内蛰伏已久的某些东西又活动起来。列张清单。背一首祷告诗。记住。

更冷了。那片高高的苍穹中什么也没改变。路上充满柴火烧烟的味道。他推着小车穿越雪地。每天走几英里而已。他不清楚离山峰到底还有多远。他们吃得很节省，无时无刻不感到饥饿。他站住，遥望整个村落。很远处有条河。他们走了多远啦？

梦中，她得了病，而他在一旁照料。这梦显出某种牺牲的意味来，但他却不这么想。他根本没照顾过她，女人是独自死在某个黑暗的地方的。再没有别的梦了，也没有清醒的世界，更无故事可说。

在这条路上，没有上帝派来的传讯人。他们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他们带着这个世界一起离去。问：不会存在与未曾存在过，该如何区别？

月亮隐匿，幽邃。如今，夜的黑，仍旧比以往好不了多少。白日，遭摒弃的太阳如哀伤的母亲执一盏灯，环绕大地。

拂晓时分，坐在人行道上的人们被烧得半死不活，衣物上冒着烟。就如为信仰而自焚牺牲，却未成功。另有些人过来帮助他们。一年间，处处能听见屋梁失火时杂乱的人声，生命被谋害时的尖叫。白天，路旁的木桩尖上插着死尸。他们做了什么？他想，人类历史中发生的惩罚事件或许比犯罪更频繁，但这想法并不让人快乐。

空气变得稀薄，他猜离山顶大约已不远了。可能明天就能到。第二天来了，又去了。雪是止住了，但却在路上积了六尺深，推着他们的小车爬山极累人。他觉得到后来，大概得抛下这车不要了。两个人能拿动多少东西呢？他停下脚步，看这片寸草不生的山坡。尘埃落在雪地里，将其染成黑色。

每到拐弯处，他以为前方似乎便是那个关隘，而某晚，他立住脚四面观望后，终于认出了关隘的所在。解开连帽衫脖颈处那颗暗扣，他放下帽子，静听声息。听那死硬的铁杉树桩拦截的风声。眺望时可看见空寂的停车场。男孩儿站在他旁边。很久以前的某个冬天，他也曾这样，总是守在自己父亲身旁。那是什么，爸爸？孩子问道。

是峡谷。到峡谷了。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三节（1）

早上，他们向前挺进。天很冷。到了下午，又开始飘雪花了。于是二人早早支起了帐篷，蜷缩在防水

布下，看那雪落于火苗之中。又是一个早上，新的雪覆盖下来，积了几英寸厚，好在雪是停了，天地间静得出奇，他们竟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他将木柴架在煤块上，把火扇旺，又一步一步费力地把推车挖出雪堆。在罐子里搜了一遍后，他折回来坐到火堆旁，二人开始吃起最后几块薄脆饼和一听香肠。背包口袋里还有半袋可可粉，男人冲好后给了孩子，又往他自己的杯子里倒了滚烫的开水，并用嘴沿杯缘吹着气。

你说了再不这样的，孩子说。

什么意思？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爸爸。

他于是将开水倒进锅里，拿过孩子的杯子，给自己倒了点可可，又递了回去。

我得一直监视着你才行，男孩儿说。

我知道。

如果你连小诺言都不能遵守，那大的你也不能。这是你跟我说的。

我知道，我以后不会了。

他们呼哧呼哧沿着分水岭南面的山坡往下走了一整天。有的地方雪积得深，车一步也不肯挪，他只得边拖着步子往前走，边单手拉着车。他们只有在山中才有可能找到做雪橇的材料。一块旧金属指路牌，一顶盖

屋顶的锡皮。他们裹脚用的布湿得透透的，而且这一天都是如此，冷得很。男人趴在推车上歇气，孩子则在一旁等着。山里某处传来一阵尖锐的炸裂声。接着又是一声。就是树倒了，他说。没事。男孩儿正瞧着路边的死树杆子。没事，他说。这世界上的树或早或晚，都是要倒的。不过不会倒在我们身上。

你怎么知道呢？

反正我知道。

他们仍不时遇到拦腰截断去路的腐树干，逢到此时只得先卸下整车东西，然后一样一样搬到树干那头，再将车重新装好。男孩儿还发现了早已遗忘的玩具。他挑出一辆黄色小卡车，把它放在防水布上，一路带着往前走。

他们在路边结了冰的小溪对岸找了一处窄长的平地扎上帐篷。风将冰上的灰尘刮起，冰黑糊糊的，小溪就如铺上了玄武岩，弯弯拐拐扭进森林里去了。二人往北面的山坡那边去寻柴火，那边没这么潮湿，他们推倒整棵整棵的树，再拖回营地。火生起来了，父子俩展开防水布，将湿衣物晾到帐杆上，让它们蒸干，发臭，二人则脱光了裹在被子里，男人又把孩子的双脚放在自己的肚子上，为他暖暖脚。

孩子半夜哭着醒来，男人抱着他。嘘，男人张口道。嘘。没事没事。

我做了个噩梦。

我知道。

要我告诉你是什么梦吗？

你想说就说。

我有个企鹅，只要把发条上紧，它就会扇动着手摇摇摆摆地开始走。我俩待在从前我们住的那栋房子里，那企鹅就从拐角的地方走出来了，但是没人给他上过发条，真的很吓人。

嗯。

在梦里比这更吓人。

我知道。梦有时候真的很吓人。

我为什么做这么吓人的梦啊？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都过去了。我要给火堆加点柴。你睡吧。

男孩儿没说话。过一会儿才又说道，那发条根本没转。

过了四天，他们才从积雪里走出来，但某些路段拐弯处仍有小片雪覆盖着，路面潮湿并污浊，这黑的路一直往前，往更远处延伸。二人现在来到一个深谷边，黑黝黝的谷底是一条河。他们站在那里倾听。

深谷那头是高耸的陡壁，孱弱的黑色小树依傍着谷壁生长。河流的声息渐小。忽儿又升高了。底下的村寨

刮上一股风来。他们走了一天，已快接近河流了。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三节（2）

父子俩将推车留在一片田地上，向森林里走去。河那边传来低沉的闷雷声。从一片灰色的雾云中，从八十英尺高的岩石架上，垂挂下一条瀑布，汇流成底下的一池水。他们能闻到水的潮气，感觉到自那里散出的寒冷空气。河边有一片狭长的砾石滩，湿漉漉的。他站在那儿，盯着男孩儿看。哇，孩子发出感叹声。两只眼似粘在面前的场景上，一秒也离不开。

他蹲下来，用手挖了一把石子，凑近闻了闻，再任其哗啦啦落下。它们光滑圆润，像大理石，也像有纹路的宝石。小而光洁的石英在河边笼罩的雾气中闪着光。男孩儿走上前去，蹲下，玩着黑色的河水。

瀑布的水似乎恰好落于它下面池子的正中央。那周围如凝结的灰色乳脂。二人一起站着，于这喧闹水声中互相喊话。

水冷吗？

冷。冰手。

你想下水试试吗？

我不知道。

你肯定想。

真的可以吗？

来吧。

他拉下连帽衫的拉链，任其滑落在石滩上，孩子立起身。二人都脱光了衣服，朝河里走去，苍白如鬼，全身颤抖。男孩瘦得吓人，男人心中一震。他迎头往下一跳，然后伸出头来喘气，接着转身站住，拍打着自己的胳膊。

水能淹过我的头吗？孩子朝他喊着。

不会。来吧。

他又转回身，向瀑布那里游去，让水直接打落在身体上。孩子站在池塘中，水没到腰间，搂着双肩，单腿于池中跳上跳下。男人便游回来，凑近儿子身边。他抱住孩子，让孩子平浮在水面。男孩儿喘息着，四肢拍打出水花。你游得不错，男人说。游得不错。

二人打着战穿好衣服，接着循路往上游走去。路边尽是岩石，不远处似乎便是河的源头了。孩子踮脚站在石头的最边上，他则伸手扶着。河流从边缘被吸进、直直摔入底下的池里。整条河都摔了进去。孩子抓着男人的臂膀。

好高啊，他说。

很高。

跳下去会死人吗？

会受伤的。这么高。

真吓人。

他们又穿出森林。光线越发暗了。沿上游的平坦处向前，周围有高大的死树。那曾长满了盾叶鬼臼和梅笠草的茂密的南方树木。人参。杜鹃灌木嶙峋的枯枝缠绕纠结并干黑。他停下来。这些枯树叶和灰烬中有什么东西。他俯下身拨拉起来。下面露出一片干缩皱巴的物体。他扯起一块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然后从边上咬下一口嚼着。

是什么呀，爸爸？

羊肚菌。是羊肚菌。

羊肚菌是什么？

是蘑菇的一种。

能吃吗？

能。你咬一口。

好吃吗？

咬一口。

孩子闻闻蘑菇，咬下去，站在那里嚼着。他看着自己的父亲。这东西真好吃，他道。

他们把地上剩的羊肚菌都拔了，父亲把这些长相怪异的小东西放进孩子连帽衫的帽子里。二人拖着步子再次回到路上，走到停放推车的地方。在瀑布旁的池塘边，他们扎下了帐篷，用水洗去羊肚菌上的泥土和灰，将它们浸入一锅水中。待男人把火生起来时，天已黑了。他于一截断木上切出一把蘑菇，把蘑菇同罐头豆子拣出的肥肉一起丢进煎锅里，让烟火慢慢地煨着。男孩儿看着他。这地方不错，爸爸，他说道。

他们把小蘑菇混着豆子一起吃了，又喝了些茶，再吃了点罐头梨做甜点。他将火种藏在筑好的岩石缝中，接着于二人身后挂好防水布以包住热气，最后，二人坐在暖融融的小窝里，男人给孩子讲起了故事。都是些他仍记得的，关于勇气和正义的故事。直到孩子在被窝中睡着。他添了些柴，也躺下了，感觉又饱又热，耳边传来那破败的黑森林里瀑布低沉的轰鸣声。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三节（3）

早上，他沿着河边小路走向下游。孩子说得不错，这地方很好，他得查看查看，有没有其他人待在这儿。什么发现都没有。他站着看那河水扭动腰肢急摆入池塘，并打着转涌出一个个旋涡。男人朝水里扔了一块白色的石头，可顷刻间便消失不见，就如被吞下了一般。他曾于类似的河流边，观看过鳊鱼在深水中一闪而过，在那茶色的水中，鳊鱼只有在侧身觅食时才昙花一现。太阳光投射在黑暗的深水中，恰似洞穴中闪过一阵刀光。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他说道。天气越来越冷了。那瀑布也是个惹事的东西。它对我们有用，也会对别人有用，可我们不知道来的会是什么人，而且也听不见有人到来的动静。这样不安全。

我们可以再多待一天。

这样不安全。

那，我们可以在河边另外找个地方。

我们得一直往前走。我们得往南边去。

那河不是朝南边流的吗？

不，不是朝南流的。

能让我看看地图吗？

好。我们把地图拿出来看看。

这本破破烂烂的石油公司出的公路地图曾用胶带粘在一起，可现在成了一张张活页，仅在页脚标上了数字，方便整理。他从这些残破的图纸中抽出能确认目前方位的几页，展开来。

我们要走过这座桥。好像离这儿有八英里远。这是那条河。往东走的。我们要沿大山东面山坡的盘山路走。就是这几条路，地图上这些标黑线的地方。州际公路。

为什么要叫州际公路？

因为这些路从前是属于各个州的。以前这里是分成很多个州的。

但是现在没有州了？

没有了。

这些州去哪了？

我也不太清楚。你这问题把我问住了。

但是这些路还在。

对。这一阵子还在。

一阵子多久？

不知道。可能是很长一阵子。没有什么能把这些路一下给毁掉的，所以一段时间以内，它们还是安全的。

但是路上不会再有汽车、卡车了。

对。

好吧。

你准备好了吗？

男孩儿点点头。他用袖口擦擦鼻头，将小包背上了肩。男人将那几页地图纸折好，站起身。孩子于是跟着父亲穿出这灰树林立的小道，朝大路走去。

那架桥出现在下面时，二人还看见一辆侧翻的大房车横卧在路上，拖挂在后面的车厢都折向前了，斜插入桥边的铁栏杆里，栏杆也被撞得七拧八歪的。天又下起了雨，二人站在那里，任雨轻而迅疾地落在防水布上。蓝色的阴郁笼罩在这塑料布下，他们凝视着远方。

我们能绕过去吗？男孩儿问。

我觉得绕不过去。但是从下面钻过去应该可以。不过又得卸我们的推车。

桥横跨于湍急的河流之上。他们走到大路拐弯的地方时已能听到嘈杂的水流声。一股风从峡谷中窜出来，二人牵牵防水布的四角，遮好，推着车上了桥。只见河水时而漫过桥面。急流下是一座架在石灰岩桥梁墩上的铁路桥。用做墩子的石头已被冲过的水泡得乌黑，河湾处积了好些变黑的枝丫，还有大树干。

房车已在那儿躺了许多年了，瘪的轮胎皱起了皮。车头缩成一团抵在桥栏杆上，后面的车厢则撞得掀了盖儿，前端挤进了驾驶室。车厢后部扭到一边，撞弯了桥另一侧的栏杆，几英尺长的一截车屁股悬吊在河流之上的半空中。男人把车往房车车厢下推，但手把过不去。看来只好让推车侧身滑过车底。他任它待在雨中，只是搭上了块防水布，他们像鸭子那样蹲着走在车厢底下，他让孩子蹲在一处干燥的地面，自己顺油箱爬上了驾驶室，擦了擦玻璃上的水珠，往里面瞧去。他踩稳了脚，够到门把手，打开来，翻了进去，再把车门拉过来关好。他坐在座椅上环顾四周。座位后面有一个装狗的旧篮子。地上散落着报纸。有个大箱子开着盖儿，但里面空空如也。他重又爬回到座椅中间。有张湿而旧的床垫铺在椅子上，还有个开着门的小电冰箱立在一旁。一张收好的折叠桌。地上有旧杂志。那个胶合板钉成的小柜让他搜了个遍，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座椅下有几个抽屉，他一一拉开，检查里面的垃圾。男人又朝前爬到司机席上，透过玻璃窗上缓缓滴下的水纹，看下面的河流过。车厢上的金属盖儿传来薄雨击下的细细的声响，黑暗缓缓降临到每样东西上。

《路》第一部分 路 第三节（4）

当晚，他们就睡在了车里。早上，雨停了，二人卸了车，将东西一样样搬到车厢另一头，推过车，又把东西重新装进去放好。桥下一百英尺左右有些被熏黑的车轮胎残体，它就是在那儿被焚烧的。男人站着看这房车车厢。你猜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他说道。

不知道。

我们不是第一个发现这车的。所以里面应该没剩什么了。

要进这房车车厢不可能。

他把耳朵紧贴在车皮上，狠狠往这金属上拍了几下。听上去是空的，他说。你或许能从顶篷上钻进去。否则早有人在车厢旁边钻了洞了。

用什么钻呢？

找些工具就行了。

男人脱下身上的外套，平铺在推车上，然后登上驾驶室的防护栏，再顺着外面的挡风玻璃喘着气爬上车顶。他站起身，转过头朝下望那流过的河水，脚下踩着湿漉漉的金属板。他又看向男孩儿，男孩儿一脸担心。男人转回头，伸手抓住了房车前部，并试着撑上整个身子。现在，一只腿已经跨上去了，男人于是停下来歇了一口气。接着，他整个人都翻了上来，滚了一圈后，坐起了身。

破裂的车厢顶上，有三分之一是露天的，他猫着腰在里面走着。那块顶板已不见了，整个车厢内有一股胶合板泡烂了的味道，他刚一闻到那酸味就知道了。男人屁股口袋里有本杂志，他掏出来撕下几页叠在一起，又拿打火机点燃，丢于这黑暗之中。薄薄的烟爬上来。他拨动了几下，打量起车厢内部来。地上这簇燃烧的小火苗映出狭长的火光。他伸手挡住炫目的火光时，几乎一眼就看尽了整个车厢。人的尸体。毫无顾忌

地躺在那儿，什么姿势都有。干得起皱的躯体上裹着烂布片。点亮用的纸片只余一点火光，紧接着便逐渐收缩，咽气前那一刹那，白光中显出花朵的图形来。一朵熔化的玫瑰。随后一切重回黑暗。

那晚，父子俩于森林中扎下帐篷，选了一处隆起的山包，能鸟瞰那片朝南扩展而去的辽阔平原。男人靠着石头升起火堆做饭，二人把最后剩的那点羊肚菌和一罐头菠菜吃掉了。夜里，他们头上的大山里开始下起暴雨，风暴袭击着平原，时而有轰隆隆的雷声炸开，这苍茫的灰色大地便在响雷劈出的闪光中一次又一次显现。孩子紧抱着自己的父亲。一切都过去了。先是噼里啪啦落了一阵雹子，接着便是冰冷的雨悠悠下个不停。

男人再次醒来时，天仍未亮，不过雨不再下了。山谷中现出一点烟火的光。他起身，顺着山包走去。火散出的烟拖了几英里。男人蹲下来仔细看着。他能闻到烟味。他蘸湿手指举到空中测试风向。接着起身往回走，只见防水布已经烧着，睡在里面的孩子醒过来了。几乎不可预测。结果确实如此。

第二天，他们一直在火烧树木飘散出的烟中行走。烟从地上升起，如迷雾，山坡上那些又瘦又黑的树则像犹太教教徒点起的蜡烛一样烧着。傍晚时，他们行到之处的道路曾遭火的侵袭，柏油路还发着热，再多走几步，脚下已觉得路面变软了。那黑色的乳胶将他俩的鞋往回吸，每走一步还拉出细长的丝来。二人停住了。我们得等等再走，他说道。

他们又往回走了一截，找了处坚实的地面扎下了营，第二天早上上路时，原本半熔化的柏油路已冷却了。不过时不时，他们仍会踩过一段化得像馅饼一样的路。这种路面总是突然出现。男人蹲下来察看。夜里，曾有人穿出森林，走过这条熔化的路。

是什么人？男孩儿问道。

我也不知道。是谁呢？

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时，那人就出现在他们前面，微微拖拉着一条腿，时不时停下，弯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怎么办呢，爸爸？

我们不用担心。现在只要跟着，仔细瞧瞧就行了。

要小心，孩子说。

对。要小心。

父子二人跟着他走了好长一段路，但他的步调实在太慢，浪费了他们一天的时间。最后，这男子终于在路边坐了下来，再也没起身。孩子靠在父亲的大衣上。二人都不说话。他就像这片土地一样一副被熏烧过的样子，衣服焦黑，一只眼已睁不开了，熏得青紫的头颅上，一撮灰白的头发像假发一样贴在脑门。父子俩经过时，他低下了头，好似做了错事一般。他一双鞋用电线绑紧，外面沾上了层沥青，裹着破旧衣服，只静默地坐在那里。男孩儿不断往后张望。爸爸？他悄声呼唤。那人他怎么了？

他被雷劈伤了。

我们不能过去帮帮他吗？爸爸？

不。我们不能帮他。

孩子却一直拉扯他的外衣。爸爸？孩子又喊道。

别扯了。

我们不能帮帮他吗爸爸？

不能。我们帮不了。什么都帮不了他。

他们继续向前。男孩儿哭了。他不停地回头看。二人到达山脚下时，男人停下来，看着孩子，又回头看了看后面的路。那被烧伤的男子早就跌倒在地上，从这边望过去，根本分辨不出是堆什么东西。对不起，父亲说道。但我们真的帮不了他什么。我们没办法帮。看到他这样我很难受，但我们救不了他。你心里也明白，对不对？孩子低头站着。点了点头。于是二人又上路了，他再没回过头。

傍晚，硫黄色的暗光从林火那边映出来。路旁积下肮脏的黑水。大山已消褪隐匿。他们走上一座架在河流之上的水泥桥，垃圾和泥沙一股股随着河流缓缓移动。烧焦的木头段。最后，他们停下来，又往回走了一小段路，于桥下扎上了帐篷。

男人一直将皮夹子随身携带，直到它把裤子磨出个洞来。有一天，他终于坐在路边把夹子掏了出来，一样一样检查里面的东西。一点钱，几张信用卡。还有他的驾照。一张妻子的照片。男人将每件物品都摊放到沥青路上，就像发纸牌一样。他把被汗渍染污了的皮夹子丢进林子里，只拿了照片坐着。继而，这照片也

被他放在了路上，然后站起身，同孩子一道上路了。

早晨，他醒来，仰面躺着看燕子在桥底角落里用泥土筑的窝。他又看向儿子，可儿子翻了个身，躺在那里盯着河水看。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孩子不吱声。

他要死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他，否则我们也会死。

我知道。

那你什么时候才重新跟我讲话？

我现在就在讲。

你愿意理我了？

嗯。

好。

好。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四节（1）

他们站在河岸那头召唤他。衣衫褴褛的众神，无精打采地走过废墟。他们行走在干涸的海底，地面干裂破碎犹如碟子跌落成片。几路熊熊的烈火燃烧在干沙滩上。众神的身影渐渐消逝于远方。男人在暗夜中醒来了。

时钟指针停在一点七十分。先是一长束细长的光，紧接着是一阵轻微震动。他爬起来走到窗前。怎么了？她问。他没答话。他跑到卫生间拧开日光灯开关，但已经没电了。窗玻璃上映出暗玫瑰的光。他单膝着地拿起撬杆堵住浴缸，接着将两个水龙头都拧到最大。她穿着睡衣站在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揉着肚子。怎么回事？她问。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

那你现在洗澡干什么？

我没洗澡。

早年时，他常常在光秃秃的树林中醒来，躺着听头上那一群群迁徙的鸟飞过，包围他们的是寒夜。鸟儿如环绕于碗边的飞虫一样，没有目标地盘旋在上空，发出沉闷的扇翅声。他希望这些鸟一路平安，之后，它们飞走了。他再也没有听到那翅膀振动的声音了。

男人曾在某栋楼的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一套扑克牌。这些纸片都已经很旧了，磨起了毛边，还丢了两张梅花，不过他们有时仍裹了毛毯，迎着火光玩起来。男人试着想了想小时候玩过的那些纸牌游戏。捉乌龟。还有几种惠斯特打法。其实他很清楚，自己回想出来的玩法根本不对，于是就发明了几种新玩法，还各取了名字。小怪枝、猫爪。有时候，孩子会问出些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而他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他苦苦思索怎样去回答。过去已然丢失，他又能做什么呢？但他现在不再乱编了，因为编造的东西也是假的，说谎的感觉很不好。孩子自有一套幻想。南方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的。其他孩子是什么样，在做什么。男人本想加以约束，可心思却无法放在那里。谁又能将心放在这种事上呢？

一天之中，没有计划没有安排。日子只需顺应天意而过。时间一点一滴流走。无所谓早晚。现在即是将来。人所珍视的美都起源于痛苦。它们本就出生在哀伤与灰烬间。因此，男人悄悄对睡眠中的孩子呢喃道，我还有你。

男人脑中出现当时路上的场景，心想，自己本该努力保住她的命，让她和他们在一起，可彼时实在毫无办法可想。他咳醒了，起身走了出去，生怕吵醒儿子。黑夜中，男人顺着石墙走着，身上围了张毛毯，随后便跪于尘土上，如一位忏悔者。他仍在咳嗽，咳得自己都闻到了那股血腥味，他喊着她的名字。兴许在梦中，也在念这名字。男人回去时，见孩子已经醒了。对不起，他道歉道。

没关系。

睡吧。

如果是和妈妈在一起就好了。

他没答话。只是靠着这个包在毛毯和棉被中的小人儿坐着。过了一阵，男人开口了：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

是的。

不准这样说。

可我就是这样想的。

别这样说。这样说不好。

我忍不住。

我知道。但是你必须忍住。

怎么忍啊？

我不知道。

透过灯光，他对她说，我们是幸存者。

幸存者？她问。

对。

老天爷，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什么幸存者。我们是那些恐怖电影里的活僵尸。

我求你了。

我不管。我不管你怎么哭。你哭也没用。

求你了。

别哭了。

我在请求你。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老早以前我就该这么做了。那时手枪里还有三颗子弹，而不是两颗。我真傻。我们全都完了。这一切都不是我自愿的。我是被迫的。现在我完了。我本来想，别告诉你了。那样应该是最好的。你有两颗子弹又怎么样？你又不能保护我们。你说你可以为我们而死，那又有什么用？要不是有你在，我就连儿子一块带走。你知道我说到做到的。这才是我们该选的路。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四节（2）

你在说胡话。

不，我说的是事实。我们迟早都会被他们抓住，然后被杀死。他们还会强奸我。还会强奸他。他们会强奸我们母子俩，然后杀掉，然后吃掉，而你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你宁愿等着看这一天真的来临。但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她坐在那里，抽着一根细长的葡萄藤，就好像那是支珍藏的印度细雪茄。她拿烟的手显出某种优雅的派头，另一只手则搭在双膝上。她也透过细弱的火光看着他。我们曾经说起过死，她道。现在我们却再也不谈了。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死就在眼前。已经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不管你怎么说。说这些没意义。你就当我是个对你不忠的贱女人，只要你愿意。我有别的男人了。他可以给我你给不出的东西。

死神不能做情人。

啊，可以，他就是我的情人。

别这样。

对不起。

别留下我一个人。

那就别活了。我帮不了你。有人说，女人害怕自己担心的人遇到危险，男人则害怕自己遇险。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担心了。你说你做不到？那就什么都别做。别管就行了。但我已经完了，我的心已经烂了，早就烂了。你说我们要反抗，可是没有什么可反抗的。他生下来那天晚上，我的心就被割走了，所以你现在来求我怜悯，根本别想。我没有心了。可能这种事，你以后会比我更擅长。我不敢肯定，但谁知道呢。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你一个人是绝对活不下去的。因为我知道反正我自己活不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即便是随便抓只鬼也要凑合着做伴。传给它生命的气息，再说些甜言蜜语给它听。给它吃些虚幻的面包，用你的身体保护它，不让它受伤。而我，我只希望可以永远消失，我一心一意就想这样。

他不说话。

你不吭声因为根本反驳不倒我。

你要和他道别吗？

不。我不想道别。

那等到早上。求你了。

我必须走了。

她说她已经站起了身。

看在上帝之爱的分上，女人。我怎么跟他说呀？

我帮不了你。

你要去哪？你连看都看不见。

我用不着眼睛。

他也站起来。我求你了，他说。

不，我不能答应。我做不到。

她走了，只留下一片冰冷作为最后的遗赠。她可能是用一片黑曜石了结的。他曾亲手教过她。尖利如钢。边缘薄如蝉翼。她说得对。没什么可争论的。无数个长夜中，他们就如两个被捆绑在疯人院墙壁的哲人一样，辩论着自我毁灭的对与错。早上，男孩儿什么也没说。二人装好背包，准备上路了，他才回身盯着露宿过的营地，说道：她走了对不对？男人说：是的，她走了。

总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即便遇上天底下最稀罕的事也难显出一丝惊讶之情。成熟得完美，能直面生命的终点。在窗边，在烛光下，他们裹着睡袍，吃一顿晚餐，瞧远方那些燃烧的城市。几夜之后，在干电池打出的灯光中，她于二人的睡床上分娩。洗碗用的手套。不可思议的头上的小小王冠。一股股血迹一缕缕

黑发。恶臭的胎粪。她的哭喊于他毫无意义。窗外只有围聚的寒冷，以及远处地平线上的火光。男人抱起这初生、赤裸而孱弱的红色身体，拿厨房里的大剪刀剪下脐带，用毛巾包起了自己的儿子。

你有朋友吗？

有。

有很多吗？

很多。

你还记得他们吗？

记得。我还记得他们。

他们去哪了？

都死了。

全都死了？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四节（3）

对。全都死了。

你想他们吗？

嗯。想。

我们去哪儿？

去南方。

哦。

这一整天，父子都走在长而墨黑的路上，下午歇了一会儿，从可怜巴巴的食粮中匀出几口省着吃了。男孩儿从背包中拿出小卡车，用一根棍儿在灰土中画出几条道来。小卡车缓缓压出一行泥印，发出杂音。白天好像变得暖和起来，他们枕着背包躺在树叶上睡觉。

一阵响动让男人醒了过来。他侧身躺着静听，头慢慢抬起，手攥住了枪。他低头瞧了眼男孩儿，等回过身朝大路上看时，已瞟到队伍中最前头那个人的身影了。老天啊，他悄声叹道。他伸出胳膊去摇孩子，两只眼却是紧盯着大路的。这队人肩并着肩，戴着帽子，拖拉着脚步迈过满是灰尘的道路。其中有些戴了防毒面具。另有一人穿着生物防护服。上面污渍斑斑。他们手里提着棍子，佝偻着腰往前走，还叼了长长的烟斗。咳嗽声。接着，男人听到背后的路上似乎传来柴油卡车的马达声。快，他小声说。此刻他一把将枪插

进皮带里，抓过男孩儿的手，推着车就往林子里钻，把它停在一处不太容易被人察觉的地方。孩子吓得愣住了。他把他拉过来。没事，男人说。我们要逃跑。别往后看。快跑。

他将包甩到肩上，和儿子一起冲开干脆的灌木枝丫。孩子害怕得要命。跑啊，他悄声催促道。快跑。他往回看去。卡车已经颠簸着驶入了视线。一群男子站在车顶四处观望。男孩儿摔了一跤，他赶紧把他扯起来。没事，男人说。快跑。

他眼见前方树林里有一块断裂的地带，心想或许那儿有条壕沟，说不定是条小路。越过片片杂草之后，发现是上了条老路。成堆的垃圾间露出碎裂的柏油路面。他把儿子拉下来，和自己一起蹲在路旁，静听，大口喘着气。二人仍能听到柴油发动机行驶于路面的声音，天知道是往哪开的。男人立起身来张望时，只见到卡车顶在路上移动。那群站在车顶挡板后的男子都手持来复枪。卡车一路开过，那柴油机于林中卷起一股黑色的烟。马达声让人生厌。听不出向哪去了。然后，声响没了。

男人重又蹲下，手放在头上。老天啊，他叹道。他们听到嘎哒嘎哒的声音猛然止住了。一片宁静。他手就按在枪上，可完全忘了要把它从皮带里抽出来。父子俩听见那群人说话的声音。还听到开锁和揭车篷的声音。他坐在那里，用胳膊搂着孩子。嘘，他轻声道。嘘。又过了一阵，只听卡车再次启动，发出像船一样颠簸颤动的咔嚓声。这队人没什么好办法来发动卡车，而且在斜坡上车也不能很快地启动。几分钟后，卡车虚喘了几声，又停下了。男人抬起头朝前看，二十英尺远的地方，一名男子正在一边解皮带一边穿过草丛朝这边走来。双方都僵住了。

他抠下手枪扳机，将枪对准这人，后者站在那里，举起一只手来，脸上戴着的那只皱巴巴的花口罩一起一伏地动着。

走过来。

男子瞄了眼大路。

别往回看。看我。你要是敢喊我就开枪。

男子朝前走来，一手把着裤腰上的皮带。从那上面钻的一个个孔，可以看出男子日渐消瘦。皮带有一处还非常光亮，曾是这人用来磨利匕首的地方。他走到路口，看了看枪，又看了看男孩儿。被乌黑眼圈包围的眼睛深深地陷入眼窝里。就似头颅中藏了只小动物，透过这两个洞眼看东西一般。他下巴颏上有一部被剪子齐刷刷地剪了一刀的胡子，脖子上有个鸟形文身，文的人估计没怎么讲究图案。他精瘦，佝偻着身子，身穿一套脏兮兮的蓝色连裤工作服，头戴黑色鸭嘴帽，前面绣了某家早已化为灰烬的企业的标志。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四节（4）

你要干什么？

我正想小便。

我说你们那辆车是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把口罩摘下来。

男子把口罩掀开，从头上取了下来，手拿着它立在那儿。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你们一帮人要去哪儿？

不知道。

那卡车是靠什么发动的？

柴油。

你们有多少油？

车篷上有三桶五十五加仑的油。

你们那些枪里上子弹了吗？

男子回头望向大路那边。

我说了别往回看。

有。我们有子弹。

子弹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找到的。

你说谎。那你们吃什么？

我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

你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

对。男子盯着男孩儿。你不会开枪的，他说。

这只是你的想法。

你最多只有两颗子弹。可能只有一颗。他们还能听到开枪的声音。

他们是能听到。但你就再也听不到了。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到？

因为子弹比声速快。还没等你听到声音，子弹就射进你脑门了。人要想听到这声音，需要额叶，还有脑丘、颞皮层等等，你中弹之后这些器官全都烂了。烂成肉酱。

你是医生吗？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们有个人受伤了。你去了能找到事做。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为什么盯着他看？

我想看哪儿就看哪儿。

不准看。你要是再看他一眼我就开枪。

男孩儿坐在那儿，两只手抱住头，透过胳膊肘间的缝隙往外看。

我打赌，这孩子饿了。你们干脆都跟我们上卡车里去吧？去找点儿吃的。真的没必要硬撑着这股劲儿。

你们根本没有吃的。跟我走。

去哪儿？

跟我走。

我哪儿也不去。

不走？

不走。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过我宁愿把你带到离这条路一英里多的地方，然后放了你。那儿是我们该重新上路的地方。你也找不着我们。你不知道我们会选哪条路。

你猜我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

你是个胆小鬼。

他松开抓住皮带的手，皮带掉在道路中央，衣服也跟着滑落到地上。一只饭盒。一个用旧了的帆布军用口袋。一把匕首的皮套子。待男人抬起头来时，匕首已经握在那人手中了，这男子只往前走了两步就已横在

了男人与孩子之间。

你想干什么？

男子不开腔。他个头虽大，但动作异常迅捷，手往下一探就抓起了孩子，接着朝外一滚，站起身来时已将小男孩贴在自己胸前，用匕首抵住了他的咽喉。男人则紧跟着朝地上一蹲，摇晃着对准目标，两手端起手枪，以两膝平衡身体，在离男子六英尺的地方开了枪。男子瞬间倒地，额头上那个弹孔里流出汨汨的、冒着泡的鲜血。孩子就躺在男子一条腿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男人再次把手枪插进皮带，背包一甩扛上了肩。他抱起男孩儿，将他转个身举过头顶，让孩子跨坐在双肩，抬腿朝那条老路死命奔去。男人紧按着孩子双膝，孩子紧扶着他的额头，身上染着血，沉默如磐石。

父子俩跑到林子里一座废弃的铁桥处，路在这儿终止了，桥下是早已干涸的山溪。男人此刻猛咳起来，差点背过气去。他离开大路，钻进树林。接着转过脸，静静站着喘息，努力辨别外界的声响。什么声音都没有。男人又踉跄着跑了半英里路，最后一下子跪倒，把孩子放到满是灰土和落叶的地上。他擦去脸上的血迹，搂着男孩儿。没事了，他说。没事。

寒冷而漫长的傍晚来临，黑夜紧随其后，有一刻，他听到了那群人的声音。男人紧搂着孩子。喉咙里的咳嗽声怎么都抑制不下来。隔着大衣，他摸到儿子瘦弱得吓人的身体，感到儿子像狗一样打着战。踩在树叶上的脚步停了下来。他们又向前行。他们不说话，不交谈，沉默异常。夜幕完全降临后，冰冷的空气紧锁四周，男孩儿这时抖得愈加猛烈了。黑暗之中，见不到一丝月光，他们也没有去处。背包里还有一张毛毯，男人取出来给孩子裹上，又拉下外套拉链，把他紧抱在怀里。二人在地上躺了好久，可实在冻得僵了，最后男人只得坐起来。我们还得走，他说。我们不能就在这儿躺着。他看看周围，可什么都瞧不见。在这暗夜里，男人的声音扁平而单调。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四节（5）

他一手牵着儿子，于森林中蹒跚而行，另一只手则朝前伸着。此时，睁眼不睁眼都已相差无几。孩子仍裹着那块毛毯，男人叫他别失手滑落，否则再也找不回来了。孩子想要父亲抱他，可父亲却说，他得自己往前走。整个长夜中，二人磕磕绊绊地在树林中穿行，黎明还有许久才到，孩子又摔了一跤，再也不肯起来了。男人用自己的连帽衫裹了儿子，外面再包上毛毯，拥他坐下，前后摇摆。左轮手枪里还有最后一发子弹。你不会面对真相的。不会的。

白天，光线勉强透进树林后，男人把孩子放在盖满树叶的地上，开始研究起这森林来。天又亮了些，他站起身走出去，察看两人这简陋的营地周围究竟还有没有别的人迹。除了他们自己已经模糊不清的脚印外，什么都没有。他折返回来，扶起儿子。我们得走了，男人说。可孩子一屁股跌坐下去，脸色惨白。他的头发脏得发硬，脸上是一条条的污泥。说话，男人说。可儿子不吭声。

他们穿过立于地面的死树桩，往东行去。途中路过一栋老房子，跨过一条脏兮兮的路。还有一小块干干净净的平地，或许从前拿来停卡车用的。途中他们时常停下来倾听。太阳没了踪影，地上也就没有影子。突然，那帮人过来了，男人用一只手扯住男孩儿，拉他蹲在路边壕沟里，像两个麻风病人似的，他们在听。一点风也没有。一片死寂。过了一阵，他站起身，走到路中央。接着回头看孩子。走吧，他说。孩子爬出来，男人指着那卡车在灰土中碾过的印迹。男孩儿则裹着毛毯朝路前方望去。

他不知道卡车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不知道那帮人还会在暗处埋伏多久。他用拇指拨下背包肩带，坐到地上打开包来。我们得吃点东西，他说。你饿吗？

男孩儿摇摇头。

不饿。你当然不饿。男人掏出一罐塑料瓶子装的水，旋开瓶盖，递给孩子，孩子站在那里喝了。他仰起瓶子饮了一口，这才松了口气，接着盘腿坐在路上，又喝下第二口。孩子将水瓶递回给父亲，男人喝过后拧紧盖子，放进包里，在那里东搜搜西找找。二人共吃一罐白豆，你一口我一口，罐子互相传递着。之后，男人便把空容器扔进了林中。父子俩再次踏上了路途。

那群卡车上的男子昨晚在大路上扎下了营寨。他们生了一堆火，那些烧得焦黑的木柴棒混杂着灰尘和骨头，陷在熔化的沥青地里。男人蹲下来，伸出一只手去触沥青。一丝温暖传来。他起身看着路面。接着，便领了孩子往森林中走去。你就待在这里，他说。我不会走远。如果你大声喊我，我能听见的。

我跟你一起去，孩子说道。看上去就要哭出来了。

不。你就待在这里。

求求你了，爸爸。

别说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把枪拿上。

我不想拿枪。

我没问你想还是不想。拿上。

《路》第二部分 路 第五节（1）

他穿梭在树林里，朝他们丢弃小推车的地方走。车还在，但里面的东西被拿走了。只有几样没被看上的物品遗落在垫满叶子的田地上。那是男孩儿的几本书和玩具。他的一双旧鞋，还有几片破布衣裳。男人把车扶正，把孩子的东西又装了进去，然后推车上路，回到昨晚那个地方。空空如也。树叶上有干黑的血迹。孩子的背包也不见了。一路上只见尸骨和人皮堆压在石块下。肚肠摊了一地。男人勾起一只鞋，踢踢那些骨头。看起来是被煮过的。没有衣物留下。黑夜再次袭来，气温已经非常低了。他转身，朝与孩子分手的地方走去。跪下，双臂绕紧男孩儿，拥住了他。

二人将车一直推到那条老路上，把车留下了，顶着暗黑的寒夜向南行去。孩子走得蹒跚的，他太累了，男人抱起他，让他伏在肩头晃荡着，又继续往前走了。二人行到铁桥那儿时，天还是黑的。男人把孩子放下，发现这里是堤坝下面。桥下，他掏出打火机点燃，在摇动的火光中扫视了一遍地面。被溪水冲刷得圆润光滑的沙砾。他取下背包，熄了火，又搂住孩子的肩膀。黑暗中，将将能辨认出儿子的轮廓。你就等在这儿，他说。我要去找点儿柴火。我们得生堆火。

我害怕。

我知道。但是我不走远的，你一喊我就能听到，你要是害怕就喊我，我就马上回来。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一去就回来，然后我们就能生火了，到时候你就不害怕了。别躺下。躺下你会睡着的，这样的话我喊你你就听不见了，我就找不着你了。你听明白了吗？

男孩儿不答话。男人有些生气了，他意识到自己在黑暗中摇头。好吧，他说。好吧。

他攀上河岸，向森林中行去，两手伸出，在眼前摸索。到处都是木柴，枯树枝枯树丫随地散落着。他东一脚西一脚，把这些柴火踢到一块儿，差不多能满满抱成一捆时，便弯下腰将它们收拢起来，然后叫唤男孩儿的名字。孩子应了一声，把他唤回到桥底。父子二人坐在黑暗之中，男人把木柴棍削成尖桩子，枝干上的枝丫则让他用手给掰下了。他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大拇指捻下滑轮。这打火机里灌的是汽油，燃起的火苗是微弱的浅蓝色。此时，男人弯下腰，点燃一根柴做导引，看那红火顺着柴上的新枝升上去。他又往上面多架了些柴，继而弯下身子朝这一簇小火堆吹气，还用双手扒拉扒拉木柴，让火烧得更旺。

男人又去了两趟林子，托了满满一怀抱的树枝树干到桥上，放在火堆周围。他站在稍远的地方，能见到火堆发出的亮光，但他觉得，从路那头是看不见的。桥下那儿，男人觉察出岩石间有一黑池子死水。上面结了圈冰。他站在桥上，又削了阵木桩子，直到完成最后一个，这才停手。红彤彤的火光映着他白色的哈气。

男人坐在沙地里，统计背包里的物品。双筒望远镜。半品脱几乎还没怎么用过的汽油。一瓶水。一把钳子。两把勺子。他将所有东西一字排好。还有五小听罐头。他挑了一罐香肠，一罐玉米，拿把军用小起子挑开盖儿，放到火堆旁。父子俩眼见着罐头上的标签纸变得焦黑、卷曲。玉米热得冒烟了，他便摸了钳子把两个罐头扒到身旁来，和儿子一人握了把勺子，埋头慢慢吃起来。儿子边点着头，打瞌睡。

吃完饭，他把孩子带到桥下的沙砾石滩那儿，拿根棍儿推开岸边结上的那层薄冰，二人跪下来，父亲捧水给儿子洗脸和头发。水冰凉刺骨，男孩儿大声哭起来。他走下石滩，想找一点儿淡水，男人又接着给他洗

头，但终于作罢，因为儿子给这冰水激得直叫唤。他跪在朦胧的光中，拿毛毯擦干儿子的头脸。桥梁架投下的阴影将峡谷那边成排的树桩子截断了。这是我的孩子，他说道。我要将死人的脑子从他头发缝里清理掉。这是我的工作。随后，男人用毛毯裹好孩子，抱他向火堆走去。

《路》第二部分 路 第五节（2）

男孩儿晃晃悠悠地坐着。男人盯着他，防他不小心被火燎到了。男人用脚在沙地里戳了两个坑，让孩子的屁股、肩膀正好落在坑中，好安心睡下，此刻他则拥住儿子，于火苗前用手指拨动儿子的头发，好让它们快点儿干。这一切就似古时的涂油礼。那就当做是场涂油礼吧。渲染这个形式。因为在这里你无法凭空实行整套仪式。

夜里，男人被冻醒了，爬起来，又折了些树枝做柴火，扔进火里。这些小枝丫在一堆焦柴中燃出泛橘色的白光。他吹着气，让火焰升起来，然后又堆了好些柴上去。男人盘腿坐着，倚在桥墩子上。这些大块头的石灰岩石，没用灰浆，就这么叠在了一起。头顶上是锈红色的桥梁铁架子，还有柳头钉、枕木条，以及交错的厚横木板。他坐的这块沙地，摸上去温温的，但火堆之外的夜，却酷寒如冰。男人站起身，把还没烧的柴拖到桥底下。他立在那里，听周围的世界。孩子睡得规规矩矩的。他在他身边坐下，轻抚着那头浅淡而纠缠不清的头发。金色的圣杯，足以用来招待天上的神仙了。请不要告诉我故事的结局。男人再次抬头看桥那边黑暗的天空时，天已飘起了雪。

他们只能搜集小树枝丫当柴烧，引燃的火通常只维持一小时，或者一小时多一点。男人将剩下的枝条都拖到桥下弄断，他站在这些树枝上吱里嘎啦地将它们折成一条一条的。还以为男孩儿会被这声音叫醒，结果没有。湿木条在火中吱吱作响，雪仍下着。早上，他们习惯性地四处看看，瞧有没有什么足迹留下。一年

多以来，这是他除男孩儿以外，第一个交谈对象。终于找到一个弟兄了。那对冷冰冰闪烁不定的眼珠子闪现出爬行动物的心计。灰而生了龋的牙齿。还黏着人肉。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他创造了谎言的世界。男人再次醒来时，雪已住了，灰白的晨曦让桥远处一览无余的林地显出轮廓，黑色的树干映衬出雪的白。他本蜷缩着身子，两只手都夹在膝盖间，现下则坐了起来，把火烧得旺了些，又在余烬中放上一听甜菜罐头。男孩儿胳膊腿儿随意摊在地上，眼瞧着父亲。

这场新下的雪给整个林子都盖上了一层，树枝上，叶子卷儿里，且全都掺了灰，变得脏兮兮的。父子二人起程了，先朝停放小推车的地方去，男人将背包搁好，再推车上路了。没有足迹。他们伫立着，听这静谧的空气。继而，他们脚踏着灰色泥泞的雪，沿路前行，他旁边，男孩儿把两手伸进衣兜里。

他们跋涉了一天，孩子一直沉默不语。下午时分，雪已在路上化开，到傍晚，路面便干了。二人还是不停地行路。走了多少英里了？十英里、二十英里。从前，父子俩爱在路上玩执铁环的游戏，用的是他们在五金商店里找到的四个大钢垫圈。但如今，钢垫圈也与其他东西一道，被掠走了。当夜，他们在山涧中，背靠一处小石崖搭了帐篷，把最后一个罐头吃掉了。男人将这一罐留到了最后，因为它是孩子最喜欢的，豌豆猪肉罐头。他们瞧着里面的菜在热柴灰中慢慢泛起泡，稍后，便拿钳子刨出来，二人安安静静吃了。男人把水冲进空罐头里，让孩子喝了，这顿饭也就吃完了。我本来该再小心点的，他道。

男孩儿不做声。

你得跟我说话。

好吧。

你不是想知道坏人是什么样子的吗？现在你该知道了。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的职责就是照顾好你。这是上帝指派给我的任务。谁想杀你我就杀谁。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他头上罩着毛毯坐在那里。过了一阵子，抬起头来。我们还是好人吗？他问。

是。我们还是好人。

我们永远都是好人。

对，我们永远都是好人。

好吧。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六节（1）

早上，二人出了山涧峡谷，继续上路。他曾在路边找到过一根藤杖，拿来给儿子雕了根竖笛。他从大衣里掏出这玩意儿递给男孩儿。男孩儿不出声接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落在了后头，又过了一会儿，男人听到他吹了起来。不成曲调的声音飘出来，正是他这个年纪会吹出的声音。或许，也是这满是尘埃的废墟中响起的最后的乐音。男人回转过头，看着儿子。他一下子走了神。他觉得男孩儿就像一个悲伤孤独的低能儿，正要宣告一个巡回表演团来到他们的乡村小郡，却不知道身后的乐手都被狼群叼去了。

他盘腿坐在山脊上的树叶地，拿出双筒望远镜探查身下的山谷。有一条静淌的河流。暗色砖瓦堆砌的磨坊。石板屋顶。一座旧木水塔，用铁环箍紧了的。没有烟火，没有生命迹象。男人放下望远镜，坐着继续观望。

你看见什么了？男孩儿问道。

什么都没有。

他把望远镜递过去。孩子抓起套绳戴到脖子上，再将眼睛对准镜片，转动旋钮调节焦距。看上去一切都很平静。

我看到烟了。

哪儿？

那些房子后面。

什么房子？

男孩儿将望远镜递回去，男人重新对好焦。一束淡得近乎看不见的烟。对，他道，我看到了。

我们怎么办呢，爸爸？

我觉得我们该观察观察。我们现在只需小心点儿。如果是一群什么团伙，旁边就会有栅栏围上。但有可能只是些逃难的人。

就像我们俩。

对，像我们俩。

那万一是那群坏蛋呢？

我们必须冒一次险。我们得找吃的东西。

他们把推车留在森林中，穿过一段铁轨，来到一处陡峭的河岸，旁边是干枯变黑的常青藤。他手里一直握着枪。跟紧我，他说。孩子照做了。他俩就像工兵一样穿过条条街道。每走过一个街区就停下来。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烧木柴的味道。二人在一家店铺里静待，并观察着路面，可什么动静都没有。他们把垃圾和碎石堆都翻了一遍。柜子的抽屉被拉出来，摊在地上，是些纸和泡胀了的厚纸板箱子。什么都找不着。这一片商店早几年前就被洗劫一空，窗户上的玻璃几乎全都没了。里面光线太暗，什么都瞧不见。他们蹬上一级级钢制的自动扶梯。男孩儿抓住他的手。有几套挂在架子上、脏兮兮的套装。父子二人想看看有没有鞋，但哪儿都没寻到。他们时不时搜搜地上的垃圾，可惜没一样是能派得上用场的。往回走时，他顺手从衣架上取下了那几套衣服，抖抖灰，摆在自己胳膊上叠好了。走吧，男人说。

他本来以为肯定有别人漏下没拿走的东西，可结果却判断错了。他们进了一家食品超市，把过道里的残物踢来踢去翻找。旧包装盒包装纸，还有怎么擦也擦不去的灰尘。他快速搜了遍货架，想找些维他命药丸。他又推开大冷藏室的门，一股死尸发出的酸腐恶臭，于幽暗中扑鼻而来，他赶紧闭上了门。父子二人站在

街上。他望着灰白的天空。他们呼出的气如轻飘飘的羽毛。男孩儿累得快躺下了。男人伸手牵他。我们还得多搜搜，父亲道。我们得搜下去。

这镇子边上立着的几栋房屋也没贡献出什么东西。他们俩蹬上后门的一截楼梯，进了一个厨房，翻找起食橱里的东西来。橱柜的门尽数敞开着。一瓶泡打粉。男人停下来拿起瓶子辨认着。他们又走到餐厅，检查餐具柜的抽屉。再进入起居室。一卷一卷剥落的墙纸掉在地上，如同古时的文书。他让孩子抱着外套坐在楼梯那儿，自己上楼去了。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六节（2）

每样东西闻上去都有一股潮湿腐败的味道。第一间卧室，一具干尸，被子盖着脖子以下的尸身。枕头上仍摊着残损的发丝。他牵起被子的两个下角，一把扯下床来，抖了两抖，叠好掖在胳膊肘下。接着又走过去查看办公桌和旁边的衣柜。一套薄衣悬在一根绳子上。别无他物。男人回身下楼。天快黑了。他牵起男孩儿，从前门出去，上了街道。

山顶上，男人正观测着这座城镇。黑夜来得迅疾。暗而冷。他把两件外套都搭在孩子肩上，孩子便连着身上的连帽衫一起被包裹起来了。

我真的很饿，爸爸。

我知道。

我们能找到我们的东西吗？

能。我知道它们在哪儿。

那万一被别人找到了呢？

没人能找到。

希望没人能找到。

他们找不到的。别担心。

什么声音？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

听。

没有声音。

他们静静聆听。接着，他听到远方传来狗吠声。他转过身，朝日渐变暗的城镇望去。是只狗，男人道。

一只狗？

对。

从哪儿来的狗？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不能杀这只狗，对不对，爸爸？

对，我们不杀这只狗。

他低头看男孩儿。男孩儿瑟缩在衣服里，发着抖。他弯下身子，吻了吻那沾着沙子的眉毛。我们不会伤害那只狗的，他说道。我保证。

父子俩在天桥下停着的一辆汽车中过夜，身上堆裹着外套和那床被子。静寂的黑夜中，他见头上的天际处时而闪出点点亮光。楼房高层全是黑的。你得把水往上面提。可能会被烟熏死。他们吃什么呢？天知道。二人拥着大外套坐看窗外。他们是什么人，爸爸？

我不知道。

半夜他醒来，躺着倾听。他想不起来自己身在何处。这念头让他微笑。我们在哪儿？他问道。

你怎么了，爸爸？

没什么。我们没事。睡吧。

我们会没事的，对不对爸爸？

对。我们不会有事。

我们不会遇到倒霉事的。

说得对。

因为我们能开火。

对，因为我们能开火。

早间，一场冻雨落下。即使是在桥下，这雨也斜穿了进来，在前面的路上翩然起舞。他们坐起身，看玻璃上的水点。时间晃荡到此，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便已走失。他们将外套和被子留在后座的地上，又去搜查剩下的房子了。潮湿的空气中飘来木柴烟火的味道。他们再没听见狗吠了。

他们寻到些器具，还有几件衣裳。一件毛衣。几块能用做防水的塑料布。他肯定有人偷盯着他们，却一个影子都没见到。在一间食物储藏室里，二人猛然翻到一袋筑了老鼠窝的玉米面，看来老鼠已经在里面生活很长时间了。男人找了扇残破的纱窗筛起玉米面，结果余下一小把干结的老鼠屎，他到门廊的水泥地那儿生了火，把这些玉米面做成薄饼，放进锡罐里烤着。稍后，父子俩慢慢地吃起来，一块接一块。吃完，男

人把剩下的几块拿纸包好，放进了背包里。

男孩儿坐在楼梯上，突然看见房子后面窜出个影子，跑到了大路上。有张脸在看着他。一个男孩儿，和他差不多的年纪，身上穿件极大的毛线外套，卷了袖子。他站了起来，也冲到路上，到了车道那边。一个人都没见着。他望着眼前的房子，接着穿过干死的野草丛，奔到后院，这里有一塘黑色的死水。出来，男孩儿喊道。我不会害你的。儿子站在这头哭喊着，他的父亲跨过大路猛冲过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在干什么？父亲发出嘘声。你在干什么？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六节（3）

有个小男孩，爸爸。这儿有个小男孩。

这儿没什么小男孩。你在这儿做什么。

有一个。我看见了。

我跟你说过，待在那儿别动。我刚才是不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要上路了，走吧。

我就是想看看他，爸爸。我想看看他。

男人抓着他的胳膊，二人穿过院子，又朝先前的地方走去。男孩儿还是哭着不肯走，男人也没朝身后看一

眼。走吧，他劝道。我们得离开这儿。

我想看他一眼，爸爸。

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你想死吗？你是不是想死？

死就死，男孩儿一边说着，一边抽泣。死就死吧。

男人停下脚步。他停下脚步蹲下身，抱住孩子。对不起，他说。别这样说。不许这样说。

父子俩费劲地走过几条湿漉漉的街，回到桥下，收起二人的外套，又到车里抱出被子，向铁轨堤坝走去，他们翻身爬上，再穿过几条小路，就进了林子里。在那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小推车，迎头向高速公路进发。

如果那个小男孩没人照顾怎么办？他问。如果他没爸爸怎么办？

那里有一群人。他们只是躲起来了。

他把车推上路，站住了。这泥泞的稀土显出卡车压过的痕迹，虽不明显，且被冲刷得快要看不出来，却仍可察觉。男人觉得他们就在附近。孩子扯着他的外衣。爸爸，儿子叫道。

干吗？

我担心那个小男孩。

我知道。但是他不会有事的。

我们应该去找他，爸爸。我们可以找到他，带他和我们一起走。我们可以带上他再带上那条狗。狗能找到吃的东西。

不行。

那我把我的饭分一半给那个小男孩呢？

别说了。我们做不到。

他又哭了起来。那个小男孩怎么办呢？他呜咽道。那个小男孩怎么办？

傍晚时分，他们在十字路口坐下来，男人把地图铺在路上研究。他用手指描画着。我们在这里，他道。就在这里。儿子看也不看一眼。男人分辨那堆纵横交错、以红黑两色标记的路段，手指点着其中一处十字路口，心想或许这里就是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好似他正见到自己与儿子蹲在纸上那一点一样。我们可以再走回去，男孩儿柔声说，离得也不远。还不算晚。

他们在距大路不远的林地里找了块干燥处，安了营。二人找不到能遮掩大火堆的地方，怕让人发现，便不生火了。他们每人吃了两个玉米面饼子后，便相拥裹着外套、毛毯和被子在地上睡下了。男人搂住儿子，过了一会儿，儿子没再抖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就睡着了。

他记忆中的那条狗一直跟了我们两天。我本想哄那狗儿跟过来，可它不干。又做了个活套绳抓它。手枪里还有三颗子弹。没有多余的了。她顺着路走开了。男孩儿瞧着她去了，然后又看向我，接着又转到狗身上，他开始哭起来，央求我饶了这条狗，我发誓说不会害它的。一只瘦骨嶙峋的狗，皮绷得紧紧的。第二天它便走了。这就是他记忆中的那只狗。他记不得什么小男孩了。

他拿块布包了一小把葡萄干，放进口袋里，中午时，和儿子一块儿坐在路边的枯草地上吃起来。男孩儿看着他。就剩这点儿吃的了，是不是？他问。

是。

那我们就要死了吗？

不会。

我们一会儿做什么？

我们先喝点儿水，再顺着这条路往前走。

好吧。

夜幕落下时，二人慢腾腾走到一片田地，想找处不被人瞧见的地方来生火。他们拖过车放在身后。这个镇子上的建筑极少。明天再去找些吃的。夜将他们包裹在泥泞的道路上。父子俩进了草地，拖拉着脚步向远

处那根树桩走去，在最后一抹天光的映衬下，树桩赤裸而又黧黑。待二人走到时，天已完全黑了。男人牵着孩子的手，脚下踢出一捆树枝树叶，生了堆火。柴火不够干，不过他掏出小刀，将枝条上的死树皮剥下了，又将树叶、小木棍什么的都堆在火旁烘着。男人在地面铺上一块塑料布，从推车里取出大衣和毛毯、被子，脱下儿子和自己脚上满是湿泥的鞋，最后静静坐下，二人都伸手放在火上烤着。他想找点儿话说，可一个字也没想出来。过去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麻木、沉默的绝望。整个世界浓结成一团粗糙的、容易分崩离析的实体。各种事物的名称缓缓伴着这些实体被人遗忘。色彩。鸟儿的名字。食物的名字。最后，人们原本确信存在的事物的名称，也被忘却了。比他所料想的还要脆弱。已逝去了多少呢？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六节（4）

神圣的格言已失去了所指及其现实性。慢慢缩水，就似为了保存热量。最终会彻底消失。

父子俩精疲力竭，整夜未醒，早上，火已熄灭，变成地上的一堆焦炭。男人套上沾满泥巴的鞋，出去找柴火，往两手心哈气取暖。太冷了。可能已是十一月了。或更晚。他重又生起火，走到林地边上，默立那里，望着镇子周边。荒芜的田地。远处有一个仓库。

他们沿着肮脏的路面行走着，继而进入山路，旁边曾有一栋房子。很久以前就被烧毁了。地窖里一池黑水，里面泡着个锈迹斑斑的锅炉。七拱八翘熏焦了的铁皮屋顶摊落在地上，是风刮下来的。进了仓库后，二人从脏兮兮的碾米机送料斗上搜到了一小把他叫不出名字的谷粮。他们就这样站着吃了，连上面的灰一起。又出门穿过田地重新上路了。

他们沿着果园残破的石墙走着。果园中排列整齐的树木，黑且枯皱多瘤，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枝丫。男人

停下来眺望园地的那一头。东边有风。犁沟里的轻飘飘的灰烬在移动。停下。再动。他从前就见过。折断的枯草上有干结的血块，卷作一团的灰色肠子摊在那里，正是被害者给当场宰割的地方，之后又被拖扯到别处。离得远的那面墙上挂了一排脑袋，看上去都长得差不多，嘴角绷紧，嘴唇下陷，眼球收缩，干皮一张。他们风干的耳朵上还戴着金耳环，那上面的宝石与烂糟糟的头发于头颅上纠缠不清。口腔里的牙齿就如牙医诊所里的模具，以自制蓝颜料刻出的简陋刺青，在贫弱的阳光中渐渐褪色。都是些蜘蛛、剑还有靶子图形。也有一条龙的。北欧古文写就的口号、拼错了的信条。这些古老的刺青边缘点缀着旧伤疤。尚未被打得稀烂的脑袋，被剥了皮，留下光洁的颅骨一颗，前额上画着或写着潦草的东西，其中一颗白色的颅骨让墨水沿每块骨头的接缝处仔细勾勒了一番，就像组装说明的蓝图一样。男人回头看自己的儿子。大风中靠推车站着。他又瞧了瞧黑暗中随风摆动的干草和一排排扭曲发黑的树干。几片刮到墙边的破布头在灰尘中飘舞，样样看来都是灰的。男人仍傍着墙根走，最后看一眼挂起的人头面具，跨过一处木栅栏，朝男孩等他的地方走去了。他搂住孩子的肩膀。好了，他道。我们走吧。

一路上都可见这些不久以前留下的讯息，是讯息，也是警告，这些刺激的场面证明，屠杀和猎食确实存在。他于清晨醒来，裹着毛毯翻了个身，穿过树林回望来时的路，却正好瞧见四个并肩走来的行路人。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各式各样，脖子上却都有红色的伤疤。红色，或者说非常接近红色的橘红色。男人把手放在孩子头上。嘘，他说。

怎么了，爸爸？

路上有人。把头埋下。别看。

火已经熄了，没有烟逸出。推车也没人能看见。他侧身翻了个滚，躺在地上，透过小臂间的缝隙观察着。一支穿着网球鞋的队伍，徒步行走。手持三英尺长的棍子，外面包了皮套。手腕上系了绳索。有几根棍子

的终端穿着长短不一的链条，充做武器。他们丁零当啷地走过去了，身子向前倾着，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可以看到长须，呼吸时喷出的白气透出了口罩。嘘，他轻声提醒。嘘。后面跟着的大部队扛了标枪，或长矛，矛头绑了丝带做装饰。矛上长长的尖刃是用卡车铁皮，在内陆简陋的工坊里制造出来的。男孩儿胳膊蒙着脸卧在那里，吓得不轻。这帮人走了两百多英尺远了，地仍在轻轻颤动。步履沉重。队伍后面跟着数辆车，由套了枷的奴隶往前拉，车上堆积了作战所需物资，紧接着是女人，大约有十二个，有几个大着肚子，最后是补充这群慰安女的李童队伍，纵然天气严寒，他们却单衣单裤，脖子上套着狗项圈，一个连一个。整群人都走过了。父子俩仍躺着静听。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六节（5）

他们走了吗，爸爸？

是的，都走了。

你看见他们了吗？

看见了。

他们是坏人吗？

是，他们就是那群坏人。

这群人好多呀，这群坏人。

是很多。不过他们走远了。

二人站起来，拂掉身上的土，听远处的动静，但一切皆已平息。

他们去哪儿了，爸爸？

我不知道。他们在迁移。这不是个好兆头。

为什么不是好兆头？

反正不是。我们得把地图拿出来再看一眼。

他们把推车从遮掩用的树枝下拉出来，他将车扶正，掣进毛毯、被子和大衣，接着把车推到路上，看着那散乱的队伍消失的地方，好像他们还在那里，如不安分的空气留下的残像。

下午，天又下起了雪。他们停下脚步，仰头看暗郁的天空飘洒下灰白的雪片。然后，又迈出沉缓的步子。

黑色的路面上已积了一层稀薄的融雪。男孩儿不断地落在后头，男人住了脚等他。跟紧我，男人说道。

你走得太快了。

我走慢点儿吧。

他们继续前行。

你连话都不说一句。

我现在就在说啊。

你想休息会儿吗？

我一直都想休息。

我们得比以前还小心。我得比以前更小心。

知道。

我们歇一会儿。好不好？

好。

但我们得找个歇的地方。

好。

落雪像帘子那样把他们笼罩着。路两边有什么东西完全看不见了。他又咳嗽起来，而孩子则打着寒战，二人拿块塑料布挡在头上，推着超市小推车踏过雪地。终于，他停了下来。男孩儿身子抖得厉害，根本控制不住。

我们不能再走了，他说。

冷死了。

我知道。

我们在哪儿？

我们在哪儿？

对。

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就要死了，你会先告诉我吗？

不知道。我们不会死的。

他们将推车扣倒过来，放在一片苔藓地上，他带上包在塑料布内的大衣和毛毯等物什，拉着孩子走了。抓

着我的衣服，他吩咐孩子。别松手。他们跨过这片苔藓，到了篱笆这儿，二人互相帮对方压着铁丝线，轮流翻了过去。铁丝透凉，已生锈断裂。天黑得很快。他们还是向前走着。二人要去的是一片雪松林，树都死了，变黑了，但那些松针仍茂密得能挡住雪。每棵树下有一圈珍稀的黑土地和松针屑。

他们挑了一棵树，将毛毯、大衣铺在地上，男人又拿了一条毯子给孩子包好，接着开始收集针叶。他在雪中踢出一片空地，免得生火时把树点燃了，又从旁边的树下抱了些枝叶过来做柴火， he 把它们折整齐，抖了抖雪。打火机点起易着的引火枝条，火忽地就蹿了上来，他知道这火烧不长的。他看看孩子。我要去多拾点儿柴，男人道。我就在附近。可以吗？

附近是哪儿？

就是说我不会走远的。

好吧。

雪已经积了半英尺了。他穿梭于树林中，将那些从雪里戳出半截的断枝断丫拔出来，待他集了一怀抱往回走时，那火就剩一些迸溅的火星了。他把树枝投进去，让火又烧得旺了。再往外走已很困难。林子里越来越暗，而火的光亮投得并不远。他如果走得快了，便觉得迷迷糊糊的。男人看看身后的男孩儿，见他正歪歪斜斜走在雪地中，拣了树枝朝怀里堆，雪没了他半个膝头。

雪下个不停。男人整夜未睡，爬起来，添了柴，让火又烧起来。他打开防水布，拈起一头固定在树上，好把火堆发出的热量都罩在里面。他瞧着男孩儿的睡脸映在橘红的光中，凹陷的双颊嵌着一丝丝污痕。他暗压着怒火。没用的。心想这孩子不能再走了。即便雪停了，路也通不了。雪花悄悄落在静寂中，火星忽明

忽暗，最后尽灭于这永恒的黑暗之中。

《路》第二部分 路 第六节（6）

他正半睡半醒时，听到树林里传来一声响。接着又是一声。他坐起来。火快熄了，只在余烬中蹦着些火星子。他静静听着。一阵折干树枝的声音，延续了很久。紧跟着又是一阵。他伸手摇醒孩子。醒醒，他说。我们要走了。

男孩儿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好清醒过来。怎么了？他问。怎么了，爸爸？

走吧。我们得离开。

怎么回事？

那些树。树倒了。

男孩儿坐直了身子，眼睛瞪得大大的。

没事的，男人说。来吧，我们得快点走。

男人掀起被子毛毯折好，又拿塑料布包上。他往头上看去，雪片飘落于他的眼中。柴火都已燃成木炭，发不出一丝光了，树林差不多消失了，黑暗中，成棵成棵的树在他们的周围倒下。孩子紧紧抓着他。他们离

开这个地方，男人想在暗夜中找到处空地，但最后只是铺上塑料布，让孩子和他一块儿坐下，拖了毛毯出来裹在二人身上，又把孩子搂紧了。树干倒塌砸在雪地上沉闷的轰鸣，整个林子都在颤抖。他抱紧男孩儿，告诉他不要紧，还说过一会儿就会停下来的，片刻后声响果然止了。这阴郁的喧嚣在远处消寂了。接着又是一声，遥远的一声，仅仅一声，然后没了任何响动。好了，男人说。我觉得没事了。他在一棵躺倒的树下挖一条沟，冻僵的双手缩在袖子里，像鸡爪一般刨着雪。他们拖出被褥和那张塑料布，便躺下睡着了，尽管天气如此寒冷。

天亮之后，男人费劲地从他们的小巢里钻出来，防水布上已积了厚厚一层雪。他站在外面查看，雪已停了，一棵棵雪松树及折断的枝条全躺在雪堆中，仅剩的几棵树干也已损枝折叶，在这灰色的土地中呈现出残荒景象。他在雪地上费劲走着，让孩子一个人睡在树下，好像在冬眠一样。雪几乎没到他的膝头。地里那些枯干的雪松树差不多都被埋上了，铁线篱笆上的雪积成锯齿状，静谧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男人停下，靠在一根篱笆柱子上咳嗽起来。他现下对他们的小推车停在什么地方，没有一点概念，感觉脑子都蠢钝了，根本转不动。集中精神，他说道。你得动脑筋想。他转身往回走时，听到孩子叫他的声音。

我们得离开这儿，他说。我们不能待下去了。

孩子于那灰蒙蒙的雪地中无神地瞪着他。

起来吧。

父子俩想办法翻过了那道篱笆。

我们去哪儿呢？男孩儿问道。

我们要先找到推车。

可他只是站着不动，两手揣在厚大衣的胳肢窝里。

快走吧，男人催道。我们必须赶紧走。

他在这积雪的大地上走得断断续续，费力得很。灰白的雪积得很深。上面已经铺了一层灰。他又努力往前挣了几小步，然后回头望。儿子摔倒了。他把怀里的毛毯和防水布一扔，倒回去拉孩子起来。孩子已冻得浑身发抖。他把孩子抱起来搂在胸口。对不起，他说。对不起。

他们花了一阵工夫才找到小推车。男人把车从厚厚的积雪中拉出来，又挖出背包，抖干净了打开来，塞进一条毛毯。他把背包和剩下的毛毯、被子以及大衣都堆到车筐中，再抱起男孩儿放在这堆东西上面，然后给孩子松了鞋带，拔下鞋。这时，男人又摸出身上的小刀，动手割开一件外套来裹紧孩子的脚。他用完了一整件衣服，又取出那张塑料防水布割下一块，从脚底拉围上来，于孩子脚踝处扯紧，用大衣袖子里的内衬固定好。他后退一步。男孩儿低头看看。该你了，爸爸，他说。男人再拿了件衣服给儿子包上，然后坐到雪地上铺着的塑料布里，裹起自己的脚来。他站起来，将手揣在大衣里暖和了一阵，接着包上二人的鞋子，和他们的望远镜，连孩子的小卡车一起放进背包中。他抖抖塑料防水布，折好，同背包上那些毛毯被子捆成一卷，扛上了肩头。这之后，男人朝推车里扫了最后一眼，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走吧，他道。男孩儿也最后看了眼推车，继而跟着他上了路。

路比他预料中的还要难走。一小时后，他们大约走了一英里。他停下来回头看男孩儿。孩子站在那里等着。

你觉得我们要死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们不会死的。

嗯。

但是你不相信我。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要死了？

我不知道。

别再说不知道。

好吧。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要死了？

我们一点吃的都没有。

我们能找到吃的。

嗯。

你说，人不吃能活多久？

我不知道。

那你猜呢？

可能几天吧。

那然后呢？就倒下来，死了？

对。

嗯，你不会死的。人死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水。水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水喝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好吧。

但是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不知道。

他打量着他。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在宽大的细条纹大衣兜里。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骗你？

不是。

但是你觉得，说到死这个问题时，我可能在骗你。

对。

好吧，或许。但我们不会死的。

好吧。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七节（1）

男人观察着天空。几天来，那灰色的云层变薄了一些，道路两旁的树干已在雪地上投下了浅淡的影子。他俩继续前行。男孩儿走得颠颠歪歪的。男人停下来瞧了瞧他那双脚，重新将塑料布给裹了一遍。当雪开始融化时，他们的脚就再也干不了。他们老是停下来歇息。男人已没有力气抱孩子了。他们坐在背包上，抓了几把脏兮兮的雪吃了。到下午时，雪开始化了。二人路过一座火烧过的房子，院内仅有一根砖垒的烟

窗还立着。他们一整天都在走路，和往常一样。大约走了三英里。

他想，这么糟的路，没人会走的，可他猜错了。他们扎的营差不多就在路中央，然后又生了一堆旺火，从雪里拖了好些枯树枝架在火上，让它们嘶嘶地燃着。可一点用都没有。那几床薄兮兮的毛毯根本暖不了身子。男人努力保持清醒。他常从睡梦中猛然惊醒，跳起来，到处找手枪。男孩儿瘦得怕人。他睡在那里，男人眼瞧着他。紧绷的脸，深陷的眼窝。怪异的美。他起身，又拖了些柴放进火里。

他们走到路上，却停下了。雪地上有印迹。是车轮。是那种带轮子的交通工具留下的。细窄的橡胶轮胎印记。轮胎印之间夹杂着靴子走过的痕迹。夜里有人经由这条路往南去了。就在拂晓之前，刚过去没多久。半夜赶路的人。他立在那里思索着，小心翼翼跟着这些足迹走了一遍。这群人路过时，离火堆不到五十步，却根本没有慢下脚步来瞧他们一眼。他又停下来，回身看后面的路。男孩儿盯着自己的父亲。

我们不能走这条路了。

为什么，爸爸？

有人来了。

是坏人吗？

对。恐怕是。

他们也有可能是好人呀。对不对？

他不回答。他仰头看天，这是老早就形成的习惯了，可什么也没看出来。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爸爸？

走吧。

能回生火的地方去吗？

不能。走吧。我们要来不及了。

我饿死了。

我知道。

我们该干什么？

我们得藏起来。不能出现在路上。

他们能看见我们的脚印吗？

能。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他们会认出我们是什么东西吗？

什么？

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脚印的话，他们会认出我们是什么吗？

他转过头看看雪地上印出的又圆又大的脚印。

他们会猜出来的，男人回答说。

接着他停下来。

我们得好好想想才行。回火堆那儿去吧。

他本要找一段融了雪的干净路面，可接下来又想，儿子和自己的脚印印不上路那一头，也没什么用。他们踢了些雪灭了火，朝树林中走，然后绕个圈又倒了回来。他们快步走着，留下一串串让人捉摸不透的脚印，最后才开始向来时的北边走，二人穿行于树林中，时刻都观察着大路上的状况。

他们选的这块地方是路途中海拔最高的一点，从这儿能望到沿路朝北的情形，还能看到二人身后的足迹。

男人将防水布铺在湿漉漉的雪地上，再取出被褥给孩子披上。你会冷的，他说道。不过我们在这儿可能也待不了多久。不到一小时后，两名男子从那条大路上过来了，几乎是连走带跑的。他们经过时，他站起身仔细看着。就在此时，这二人停下脚步，其中一人回过头看了一眼。男人怔住了。他披了床灰色的毛毯，不容易被人瞧出来，但也不是完全隐蔽的。不过他想，极有可能是这二人闻到了烟味。他们停下脚步讲话，接着又朝前走。男人坐下来。没事的，他说。我们只要等在这里就行了。不过应该没事的。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七节（2）

五天以来，父子俩没有食物果腹，也不怎么睡觉，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一个小乡镇的周边，这里的坡上有栋建筑，看得出曾是座大房子。男孩儿拉着他的手。柏油路上的雪已化得差不多，朝南的那一大片田地，还有林子也都没什么积雪了。他们站在那里。二人脚上套的塑料布早就破了洞，脚又湿又冻。房子很高，大门旁竖立着朴实庄严的白色希腊式大柱。旁边有一个车辆通道。一条宽阔的车道迂回于死寂的枯草地中。窗户竟然未遭损坏。

这是个什么地方，爸爸？

嘘。我们先站在这里听听。

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风窸窣摩擦路边枯萎的蕨藤。远处有吱哑声。开关门或百叶窗的响动。

我觉得我们应该进去看看。

爸爸，别进去了。

没关系的。

我觉得我们不该进去。

没事儿。我们一定要进去看看。

他们慢慢走上了车道。路上东一片西一片的融雪上，并没有足印。枯死的水蜡树围成高高的树篱笆。一个年代久远的鸟巢筑在一条黑色的树枝上。二人于庭院中停下来，打量房子正门。那些手工制的砖瓦挺立在灰烬中。剥落的油漆皮垂悬在柱子。头顶上有盏吊灯，挂在长长的链子上。男孩儿跟父亲上台阶时紧抓着他的衣服。有扇窗开了点缝，一根电线从这里穿过，绕道门廊，消失在草丛中。他牵着孩子的手，进了大门。家奴们曾捧着摆了食物和饮料的银盘，踏过这些地板。他们走到窗口，往里看去。

如果里面有人怎么办，爸爸？

里面没人。

我们该走了，爸爸。

我们必须要找点儿吃的。我们没办法了。

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找啊。

不会有事的。走吧。

男人从皮带间拔出手枪，推了推门。门连着巨大的铜铰链缓缓张开了。二人站住静听，接着踏上一片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砖，这是个阔绰的前厅。一段宽敞的楼梯通往二楼。墙上黏着的上好莫里斯墙纸，已软塌下坠，布满了水渍。灰泥天花板的中央严重下垂，转左穿进门廊，只见一个巨大的胡桃木餐橱，这里一定是餐室。橱柜门和抽屉都不见了，但柜体太大，其余部分仍然残留下来，没被焚烧殆尽。父子俩站在门口。房间靠墙一角散放着一大堆衣物。衣服、鞋。皮带。外套。棉被和旧睡袋。他稍后才有充足的时间来思索这个场景。男孩儿紧抓着他的手。他吓得要命。二人穿过前厅，朝厅堂那头的房间走了进去，然后停住了。一个巨大的厅房，天花板有门的两倍那么高。壁炉只剩光秃秃的砖石，木制的框架已经被掀开、烧毁了。壁炉前的地板上铺了床垫子、被褥等等。爸爸，男孩儿悄声喊着。嘘，男人道。

火堆的余烬已冷却。旁边有几个熏得焦黑的锅。男人跪坐在脚后跟上，捡起一个闻了闻，又放下了。他站起身，望窗外望。缠绕疯长的杂草。灰黑的雪。那根穿过窗户的电线上绑了一个铜铃，铃铛则拴在窗框上的一节粗木支架上。男人牵着儿子的手，走到后面一条窄窄的走廊上，那里通向厨房。到处都是垃圾。锈蚀的水池。霉味、粪便的味道。他们又走进旁边那间屋子，好像是个餐具房。

这间房的地板上有个地洞，用铁盘子融了铸成的大挂锁锁上了。他停下脚步仔细查看。

爸爸，男孩儿说道。我们该走了，爸爸。

这地方锁起来肯定有什么原因。

男孩儿扯着父亲的手。他快哭了。爸爸？他又喊。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七节（3）

我们得吃东西。

我不饿，爸爸，我不饿。

我们要找把撬杆什么的。

他们匆匆推开后门，男孩紧挨着他。男人飞快地把手枪插进皮带，站在门口观望整个园子。里面有条砖铺的小路，还有一排黄杨树，早已枯萎扭折得不成形了。院子里有一把旧铁耙子，靠在一堆擦好的砖头上。有人还在中间塞了一口四十加仑深的大铁锅，就是从前用来给猪煮饲料的那种。地上散落着火堆余下的灰烬，以及烧黑了的木柴。院子一侧停着个带橡胶轮胎的小车。这一切男人都视而不见。园子那一头，有间木头烟熏房和一间工具屋。他几乎是拖着孩子走到工具屋的一个大木桶旁，翻检起里面的工具来。不久他举起一把长柄铁铲，掂了掂重量。走吧，男人道。

回到房子里，男人一下下劈着锁扣周围的木头，终于把锁片撬了起来。但还有个门闩拴在木头里，到头来仍是打不开。男人踢了一脚门板上头的铁栓片，顿了一会儿，从身上掏出打火机来。男人站到一旁，躬起身揭开了门。爸爸，男孩儿悄声道。

男人停下来。听我说，他道。你别再说了。我们要饿死了。你懂吗？他抬起整块门，使劲往外一掀，任门

落在了地上。

你就等在这儿，他说。

我和你一起进去。

我还以为你害怕了呢。

我害怕。

好啦。跟紧我吧。

他一步步向粗糙的木台阶走下去。缩着头，轻按打火机，黑暗中这光亮就像呈现给上帝的供品。又冷又湿。一阵猛烈的臭气。男孩儿紧扯着他的大衣。现在，男人已能看见一部分石垒的墙了。黏土地。一床污渍斑斑的旧床垫。他蜷着身子，举着火继续下行。后墙上倚靠着光身子的男男女女，他们都躲闪着，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脸。床垫上躺的是个男人，两条腿从屁股下面齐齐被截了去，剩下的腿根子黑糊糊的，烧焦了，发出一股恶臭。

老天，男人低叹道。

接着，这群人一个接一个转过身，朝这慈悲的光眨巴着眼睛。救救我们，他们喃喃说道。救救我们吧。

老天，他说。噢老天。

他转身一把抓着孩子。快，他说，快跑。

他把打火机扔在地上。来不及看四周了。他把孩子推上阶梯。救救我们，他们号叫。

快。

一张络腮脸出现在楼梯底，眨着眼。求求你。他喊道。求求你。

快。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跑呀。

男人使劲把孩子推出了门外，自己四脚乱爬扑了出去。他站起来，掀起地洞的门让它猛然落下，接着回身想扯起儿子，可男孩儿已经爬起来，战战栗栗地抖个不停。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赶紧过来吗，男人说道。但孩子只是指着窗户那边，男人一看，顿时浑身冰冷。有四个长满胡子的男子，还有两个女子从田地里朝房子这边来了。男人一把抓起儿子。老天，他说。跑。跑。

他们迅猛无比地穿过房子朝正门跑去，跳下台阶，在车道上冲了一半，男人又牵起男孩儿逃进了田地。他回头望去。这一刻，父子俩正巧被那排黄杨树余下的残枝遮住了，但他清楚，顶多能躲个几分钟，也许几分钟都不到。来到田地尽头，二人飞快地绕过一根枯死却仍竖立着的细树干，径直上了路，又冲进路那头的森林里。男人抓着孩子手腕的手握得更紧了。跑，他低语道。我们还得跑。他回过头去看那栋房子，但什么都没瞧见。如果那帮男女走到车道这头，就会看见他们父子俩奔跑穿行于树林的身影。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男人扑倒在地上，把孩子也拖近了身旁。嘘，他说。嘘。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七节（4）

他们要杀我们吗？爸爸？

嘘。

他们趴在堆积着落叶及灰尘的地上，心怦怦直跳。他想咳嗽了。想用手捂上自己的嘴，可孩子正抓着这只手不放，他的另一只手则握着手枪。男人不得不拼了命抑住想咳嗽的冲动，同时，又试着倾听周围的动静。他的下巴擦着落叶摇摆着，想看一看情况。把头埋进去，他轻声下令。

他们来了吗？

没有。

二人在树叶上匍匐缓行，向着看似较低的那片地方移去。他停下静听，手抓着孩子。只听他们的说话声在大路上响起。是位女子的声音。接着，他听到他们的脚踏上了枯叶。男人抓起男孩儿的手，把左轮手枪送过去。拿着，他低声吩咐说。拿好。男孩儿怕得要死。他用胳膊搂住孩子。他太瘦了。别害怕，他说。如果他们发现你，你就必须这么做。懂了吗？嘘。不许哭。你听见我说的了没有？你知道该怎么办。你把枪放进嘴里，指着上面。要又快又坚决，你听到没有？别哭了。你听懂了吗？

可能吧。

不行。听懂了没有？

懂了。

说我听懂了，爸爸。

我听懂了，爸爸。

男人低头看着孩子，只看见了一脸的恐慌。他把枪拿过来。不，你没懂，他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去哪儿？

没事的。

我不知道怎么办。

嘘，我就在这儿。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发誓。

好，我发誓。我本来想跑。想把他们引走。但是我不能离开你。

爸爸？

嘘。安静。

我好害怕。

嘘。

他们躺着细听周围动静。你能做到吗？时候到了吗？时候到了就没时间了。现在就是时候了。让上帝见鬼去吧。如果哑火了怎么办？子弹必须要射出来。如果射不出来怎么办？你能用石头砸碎这颗可爱的头颅吗？你身体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你未知的东西？有吗？把他搂在怀里。只要搂在怀里。魂灵走得很快的。把他拉过来靠紧你。亲吻他。迅速地。

他静候着，手里握着那把镀镍的左轮枪。他想咳嗽了。他用尽全部意志生生忍住。他想听周围的声音，却什么都听不见。我不会丢下你的，他轻声道。我永远不会丢下你的。你懂不懂？男人躺在树叶上，紧接着打战的儿子，手里使劲握着手枪。一直到长长的黄昏过去了，黑夜降临。冷，一颗星都没有。老天保佑。他开始觉得，他们又有了生机。我们只要在这儿等着就行了，他低语道。太冷了。他想让脑子动起来，可只觉得浑浑噩噩。他太虚弱了。他一直喊着要跑，可他根本跑不起来。天全黑下来时，男人解开背包上的带子，抽出毛毯、被子，展开来盖在孩子身上，不一会儿，孩子睡着了。

半夜，男人听见那大房子里传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他想拿手捂住儿子的耳朵，过了一阵子，声音消失了。他躺着聆听。从藤丛到大路那一段路上能看见一个盒子，像孩子们的玩具小屋。他现在知道了，这是那帮人用来监视路面的地方。有人在里面待着，一有事就拉响房子内那个铃铛，通知同伙。男人从瞌睡中惊醒了。是谁？树叶上的脚步声。不。只是风声而已。什么事都没有。他坐起身朝大房子望去，然而眼中唯有一片黑暗。他将孩子摇醒。走吧，他说道。我们得离开这儿。男孩儿没答话，但他知道儿子醒过来了。男

人卷好被子，捆到背包上面。走吧，他低声道。

他们向幽暗的树林进发。灰色阴沉的天上挂着一轮月亮，光线仅够他们辨清树木。二人行得跌跌撞撞，如同醉汉。如果他们找到我们的话，就会把我们杀了，是不是爸爸？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七节（5）

嘘。不许再出声了。

是不是啊，爸爸？

嘘。是。他们是要把我们杀了。

男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沿哪个方向走的，他害怕自己和孩子只是在兜圈，又要兜回到大房子那儿去了。他试着回想自己是否了解这种情形，或者这不过是传说。迷失了方向的人们会选择哪条路呢？可能取决于他身处南半球还是北半球，或者仅仅因为他是左撇子或右撇子。最终男人把这些念头都抛除脑外。关于他必须纠正些什么的念头。他的思绪叛变了自己。潜伏了一千年的幽灵缓缓地从睡眠中醒来。必须纠正这一切。男孩儿抖动双脚。他吞吞吐吐咕噜了几个词，他要人抱。男人果真把他抱了起来，他一挨上父亲的肩膀便睡着了。他知道他抱不了多久的。

男人于丛林的黑暗中醒来，在树叶上剧烈地发抖。他坐起身去摸孩子。手放到那瘦弱的胸肋上。温暖，起伏。心跳。

他再次醒来时，光照已差不多够他看清周围了。男人掀起毛毯，站起来，差点又跌倒在地。他稳住身子，费力辨认自己所处的这片惨灰色森林。他们走了多远呢？他走到一块高地，蹲下来，看白日伊始。吝啬的晨曦，冰冷的模糊的世界。远处似有一片松树林，秃顶而黑。由金属线和绉纱组成的无色的世界。回身走到孩子那里，扶着他坐起来。孩子的脑袋还一顿一顿地在打盹。我们得上路了，他说。我们得走了。

男人抱着他穿过田地，每五十步就停下来歇一会儿。等到达了松树林，他才跪下来，将孩子放在布满了枯枝败叶的地面，再取几床毛毯给盖好了，坐着静静地看着孩子。他就像从死囚的牢狱里逃出来一样，饥饿、劳累，因恐惧而无比虚弱。他倾下身子去亲儿子，然后走到树林边上，绕着走了一圈，看他们是否安全。

穿过田地向南走时，男人见到前方一个房子的轮廓，旁边还有一座仓库。树林外面是一条路的拐弯处。一条长长的爬满枯草的车道。攀附着枯干的常春藤的石墙，路边的邮箱、篱笆，远处是些死去的树。冷而静。一切包裹在碳雾里。男人走回去，坐到孩子旁边。是绝望让他如此不谨慎，他知道自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男孩儿一连睡了好几个小时了。即便他醒来也是恐慌得要命。从前就有过这种经历。男人本想将他唤醒，但知道儿子睁开眼听了也不会记得说过些什么。他已被训练得如森林中的幼鹿，躺在林子里就睡了。睡了多久了呢？最终，男人从皮带间抽出手枪，放在他身旁的被褥下，起身走了。

他翻过小山丘来到粮仓旁，先停住脚观察、细听。接着穿过一片瘤节鼓突的干黑的老苹果树，踏着的没膝的枯草走出废旧的苹果林。男人到了仓库门口，又竖起耳朵听。一细束惨灰的光透进仓库里。他沿脏兮兮的马厩走了进去。站在这座粮仓的中央，他侧耳细听，可什么动静都没有。男人爬上那段通往二层的梯子。他很虚弱，不确定自己能否爬到顶上。他走到仓房的尽头，从高高的阁楼窗户朝下望着整个山庄，灰暗死

寂的龟裂土地，篱笆，大路。

二层楼上满是成堆的干草，他跪下身子，从中拣出了一捧谷子，坐下来就嚼。谷子又糙又干又脏，但应该有点营养。男人起身滚动两捆干草，任它们跌落到下一层去。两团灰雾冲了上来。他又走到阁楼那里，研究着仓房边角上的那栋房子。男人顺着楼梯爬了下去。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七节（6）

房子和粮仓间的干草丛看来没被人动过。他来到门廊。门上的纱窗早就坏得散落下来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厨房的门敞开着，男人进了门站到门厅内。廉价的胶合地板潮湿并翻卷着，往房子内部坍塌。一张红色多丽板桌子。他穿过房间直接打开冰箱门。一个长了灰毛的什么东西横在隔板上。他关上门。四处皆是垃圾。他从墙角拣起根扫帚，倒过来拿扫帚柄满地扒拉着。他又翻过灶台，伸手去摸壁柜的顶层。有个老鼠夹，好像还有袋什么东西。他吹掉上面的灰。是袋冲饮料的粉末，葡萄口味的。男人把它装进了大衣口袋。

他挨间搜着这所房子。什么都没有。床头柜抽屉里有把勺子。男人也放进了兜子里。他本以为能从哪个衣柜找到点衣服或被褥，可一无所获。回转身进了车库。他翻拣着那堆工具。铁耙子。一把铁锹。几罐钉子和螺帽。一把美工刀。他拿起来对着光瞧那锈蚀的刀刃，放下去，又重新拿起来。他从一盒咖啡罐子里掏出把螺丝刀将美工刀的刀柄拧开了。里面有四片新刀刃。男人拆下旧的放在架子上，装上一片新刀刃，拧好刀柄，把刀刃推回去，最后放进了衣兜子。他把螺丝刀也收进口袋里。

男人走出来，回到粮仓。他拿着块布，本想在草堆里拣些谷粒带走。可到了仓库跟前，他停住脚步，站在

风中细听。头顶上房子里发出罐头铁皮的叮叮声。仓库里还残留着奶牛发出的气味，男人脑海里浮现出奶牛，可他马上醒悟，牛早就绝种了。可能吗？什么地方还有头奶牛让人养着、照料着。这儿有吗？拿什么喂呢？喂来干吗呢？敞开的门旁，枯草在风中摇摆，发出干巴巴的摩擦声。男人走出来，目光越过田地投向松树林那头，男孩儿就睡在那边。他走进果园，半道停了下来。脚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他退后一步，跪下，用手拨开草丛。是个苹果。男人捡起来对着光端详。又黑又硬，皱巴巴的。他用布擦了两下，咬上一口。干涩得很，几乎一点滋味都没有。但总归是个苹果。他全吃下去了，连核一块儿。捏在拇指与食指间的苹果柄，则随它落到地上。男人轻轻地走过这块草地。他脚上仍裹着衣服布片和几块塑料布，这时却坐下来解开它们，再卷做一团塞进兜里，光了脚行走在一排排果树之间。待他走到果园的尽头时，已捡了四个苹果。他把苹果都放进口袋里，然后又走回去。男人一排树一排树地搜寻，直到把草地踏出一条条迷宫游戏般的线条。现在身上的苹果多得装不下了，衣服兜里塞得满满的，脖子后面连帽衫的大帽兜里也填满了，双臂还在胸前横抱着一堆苹果。他把这些苹果拿到粮仓门口卸下，然后坐下来把他光秃秃的脚包扎好。

穿过厨房走进存放脏湿衣服的房间内，男人见到一个盛满玻璃罐子的柳条筐。他把筐拖到地板上，拿出所有罐子，再翻转过来，抖出里面的灰。然后，他停下了动作。这是什么？一根下水管道。一根供植物攀缘的支架。一条枯死变黑的蛇形藤蔓沿着它爬下去，就像某项计划的进度图表。男人站起身穿过厨房走出去，来到院子里，停下来观察这栋建筑。那些窗户映照出灰扑扑的、叫不出名目的白日。下水管道是从门廊的某个角落往下延伸的。他把手里那个柳条筐放到草丛中，重又踏上了台阶。水管贴着角落里的一根柱子，通往一个储水箱。他回到厨房拿了一根扫帚，把垃圾和盖子上腐锈的滤网清扫干净后，把扫帚搁在角落，掀开了储水箱。里面有个浅底匣，盛满了潮乎乎的稀泥，都是从顶上盖着的那些烂叶子和细枝条上滴下来的。他把这浅匣子提起来放到地板上。底下铺了白色的细沙子。他用手捧回白沙。水箱下垫着烧焦的木炭，一根根还保持着树木枝条的原样。他又将浅底匣也放回原处。地板上嵌着个青铜环把手。他伸手拿过扫帚，拂拂上面的灰。那木板子上有锯子留下的痕迹。他又将木板扫净，跪下身，指头勾进门环，往上抬这地洞的门板。门开了。黑黝黝的地洞内有个储满了水的池子，水甘甜得他都能闻出甜味来了。他趴在地板上，

身子往下探。手刚好能触到水。他连忙爬向前，让身子探得更深，继而舀起一捧水，闻了闻，舔了舔，最后一饮而尽。男人在那里趴了很久，一捧一捧地把水掬起来喝。在他记忆之中，从未有过那么美好的东西。

他又走回存放脏湿衣服的房间里，带出两个玻璃罐子和一个蓝色珐琅质旧盘子。他擦拭好盘子，用来盛水洗刷玻璃罐。接着，男人再次探身进地洞，浸了一个罐子进去，直到盛满了，水珠儿往下淌着，才取出来。这水太清澈了。他把罐子举到光前。唯一的一点杂质在容器中沿着水力轴线缓缓旋转。他举起罐子饮水，虽饮得慢，但差不多整罐都喝下了肚。男人坐在那里，肚子胀鼓鼓的。他本可以再多喝一些，却停下了，把剩下的水倒进另一个罐子里冲刷干净，然后将两个罐都盛满水，这才合上储水池上的木盖，起身，带着满兜的苹果，还有两罐水穿过田地，朝松树林走去。

他本没打算出去那么久的，所以现在尽其所能使劲朝前迈着步子，水就在那已经缩小了的胃肠里咕咚晃荡起来。他停下来歇了一会儿，接着又走。等男人回到树林，见男孩儿好像连身也没翻一个，他跪下来，小心地把罐子放到毛毯边，再掏出手枪插回皮带里，最后坐下来，静静盯着男孩儿看。

父子俩一下午都裹着被子在吃苹果，从罐子里啜些水喝。男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那包葡萄味的粉末，撕开来倒进罐子里，晃了两晃，递给男孩儿。你真厉害，爸爸，他说。男人倒下睡了，孩子醒着护卫。傍晚，他们摸过鞋子套上，朝农庄那边走去，又搜集了些苹果。他们还装了三罐子水，男人又在储物室的架子上找到几个盖子，把罐子盖上了。他把这堆东西全都包进一床毛毯里，装进背包，剩下的被子拴在背包上边，扛在了肩上。他们立在门内看天光消退于西方。二人走上车道，继续上路。

男孩儿拉着他的大衣，他则于黑暗中，伸脚在路的边缘试探出路径。只听远处传来打雷的声音，过了不一会儿，他们前方便闪烁起暗沉的光。男人从背包里取出塑料布，可大小已不够二人藏身了，又过了一阵，雨浇了下来。他们靠在一起蹒跚前行。根本没地方可去。二人都把衣服上的兜帽翻上来罩在头上，可衣服

越来越湿，越来越沉。他停住脚步，想整理整理防水布。男孩儿抖得厉害。

你冻得受不了，是不是？

嗯。

如果我们停下来不走，那才叫冷。

我现在真的冻得要死。

你想怎么办呢？

能不走吗？

能。好的。我们不走了。

《路》第三部分 路 第八节（1）

无数个类似的夜晚中，这是他唯一能回想起的一个。二人睡在路边潮湿的地上，盖着毛毯、被子，雨稀里哗啦敲着塑料布，他搂着孩子，过不了一会儿，孩子不抖了，又挨了一阵，便睡着了。雷声往北移去，接着就听不见了，只剩雨。男人睡着又醒来，雨也渐渐落得缓了，再过一阵终于止住。他想，现在说不定还没到凌晨呢。男人咳嗽起来，且愈发剧烈，把男孩儿也吵醒了。离日出还有好一段时间。他不时爬起来，

望向东方，过了一阵子，白天终于来临。

男人将二人的衣服一件件轮流套到小树桩，拧出里面的水。他让孩子脱下衣服，拿一床毛毯给裹好了，然后一边不住发抖，一边拧出衣服里的水，再把衣服递回去。父子俩睡过的地面是干燥的，他们坐在上头，身上围了毛毯，吃苹果，饮水。他们再度上路，衣衫褴褛，脚步蹒跚，瑟缩在宽大的衣帽中，如行乞的僧人被打发往前方寻求生计。

夜幕降临时，他们身上的衣服总归干了。两个人研究了一下散落成一片片的地图，可男人仍不能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他站在路坡上，想于暮色中辨明方向。父子俩走下坡，选了一条狭窄的乡村道路，最后来到一座桥和一个干涸的河床边。他们摸爬着翻下岸去，在桥下挤靠在一起。

我们能生堆火吗？男孩问。

我们的打火机没了。

孩子把目光移开。

对不起。被我弄丢了。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没关系。

我会找点打火石的。我一直留意着。我们身上还有一小瓶汽油呢。

好。

你是不是冷得很？

还行。

男孩儿把头靠在男人的大腿上。过了一阵，他说道：他们要把那些人都杀了，是不是？

是的。

他们为什么非要杀人呢？

我不知道。

他们是要吃那些人吗？

我不知道。

他们要吃那些人，对不对？

对。

我们不能救那群人，因为救了他们也要吃我们。

对。

所以我们就没救那些人。

对。

好吧。

他们经过的那些镇子上都竖着告示牌，上面写着潦草的字，警告人们勿得踏入。这些告示牌上都刷了层薄薄的白漆，方便写字，透过油漆尚能见到底下叠合着泛白的商品广告，广告里推销的商品如今都不存在了。

父子俩坐到路边，吃下他们最后几颗苹果。

怎么了？男人问道。

没什么。

我们会找到吃的。我们每次都能找到。

男孩儿不搭腔。男人瞧着他。

不是因为这个，是不是？

没什么。

跟我说。

男孩儿扭头望着路的远处。

我想听你说说。没关系的。

他摇摇头。

看着我，男人说。

他转过头来。看上去好像刚哭过。

你跟我说吧。

我们绝对不会吃人的，对不对？

不会。当然不会。

即使我们饿极了也不会。

我们现在就饿极了。

你说了我们不会的。

我说过我们不会死。我没说不会挨饿。

但是我们不会死的。

不会。我们不会死。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死。

对。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好人。

对。

而且我们有火种。

而且我们有火种。对。

好。

男人在壕沟里找到了几块打火石或燧石，不过后来发现，在浸了汽油的火绒堆底下，用钳子摩擦岩石的边缘更容易生火。两天过去了。接着是第三天。他们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这乡野已经被洗劫、损毁、荒弃了。荡然一空。每个夜都是寒冷刺骨，黑得如罩在匣子里，不知过了多久才到早上，其间唯有可怕的静。就似战争前的黎明。男孩儿蜡黄的皮肤已呈半透明状。嵌上他那双极大的圆睁的眼，看上去就像外星人一样。

《路》第三部分 路 第八节（2）

男人现在觉得，死亡终于要来临了，他俩应该寻处地方躲起来，不让人发现才好。有几次，他坐在一旁，看睡梦中的儿子，便忍不住抽泣起来，但并非因为想到死。他虽然不很确定，但心想，让自己这样的应该是美或善。这些他已经完全无法去思考的东西。父子俩跪在一截光秃秃的木头上，喝岩石缝中滴下的水。一次在梦中，男人见孩子躺在冰棺上。他于惶恐中醒来。白日清醒时尚能忍受的事物，夜里却让他难以接受，便静坐着不睡，害怕那噩梦再次袭来。

父子俩将从前不曾踏入的那些烧毁的废墟全都搜了一遍。一具死尸漂浮在地下室的黑水中，周围尽是各色垃圾和生锈的管道。男人站在一间起居室里，这儿有一半已被烧毁，朝天裸露着。浸了水的木板向下滑进院子里。书柜内一册册书全都泡涨了，男人抽出一本打开来，又放回去。每一样都浸过水。都腐烂了。他从某处的抽屉里发现一根蜡烛。没办法点燃。于是把蜡烛揣进衣服口袋里。男人走出房子，立在灰蒙蒙的光下，有那么一瞬间，他瞥见了这个世上的绝对真理。还未来得及立下遗嘱的地球被残酷无情的寒冷占据。难以平抚的黑暗。太阳之瞎狗在奔跑。宇宙中相互碾压的漆黑的真空。某处两只被追捕的动物身子抖个不停。借来的时间和空间，用借来的双眼体味悲伤。

小镇边上，二人坐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内歇息，透过被近来几场雨冲刷干净的玻璃窗向外凝望。薄薄地覆

盖着灰尘。精疲力竭。路边又有一块死亡警示牌，字母经历几年的时光已然褪色。男人差一点就要笑出来了。你认得出那儿写的什么吗？他问。

认得出。

别打这儿的主意。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了。

他们都死了吗？

我觉得是。

我希望那个小男孩跟我们在一起。

走吧，男人说道。

现在，男人总是从多姿多彩的梦中醒过来。那些让他不愿醒来的梦，那些这世界已无法了解的东西。寒冷驱使他上去添柴，把火烧旺。记得她在晨曦中，穿过草坪向房子走来，一件薄薄的玫瑰色睡袍紧贴于胸上。他想，每一次回忆都是对事情本来面目的侵袭。就如派对上的游戏那般。说一个词，然后一个转告一个。所以别费力气了。然而，你对记忆所做的修改，不论察觉与否，仍保留着事实的核。

父子二人裹着脏兮兮的毛毯穿梭在街道中。男人抓着腰间的枪，手牵着男孩儿。到了镇子另一头，他们在一片田地上看见座孤零零的房子，便走进去，一间间察看里面的空屋。二人来到一面镜子前，对着自己他差一点举起了枪。这是我们，爸爸，男孩儿悄声道。是我们。

男人站在房子后门，看着面前的田地，远处的大路，以及比路更远的荒凉乡野。在这个庭院里，有一个五十五加仑的大桶用做烧烤炉，它中间竖着火炬棒子，下面有焊好的铁架支撑。院内还有几棵死树。一排篱笆。一个铁皮搭的工具棚。他抖下肩上的毛毯，搭到男孩儿身上。

你就待在这儿。

我想跟你一起进去。

我只是过去看一眼。你就坐在这里。你一直都能看得见我。我保证。

男人穿过院子推开门，手里仍端着枪。这儿像是花园里的工具棚。地很脏。金属架子上摆着些塑料花盆。每件东西都盖了层灰。墙角立着些园艺用的工具。一个割草机。窗台下有张长条木椅，旁边是口铁柜子。男人打开柜子。旧的商品目录。几包种子。秋海棠。牵牛花。他把这几包种子都放进口袋里。为什么要这样？架子最顶层有两罐机油，他先将手枪别在腰间，伸手抬下罐子，把它们放在了长椅上。罐子非常旧，由厚纸板圈成，两头封了铁皮。油从纸罐壁渗了出来，不过看上去仍是满的。男人退回去朝门口看。男孩儿正坐在房子后门的台阶上，裹着毛毯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男人转身时见门后墙角处有一个汽油罐。他知道里面肯定空了，但仍用脚挑了下，让罐子倒下来。罐子发出一阵闷响。男人把它扶起放到长椅上，看能不能拧动盖子，结果没成功。他从衣兜里掏出把钳子，掰开，夹住盖子试了试。正合适。罐子盖拧开了，他把罐放倒，凑上鼻子去闻。一阵恶心的味道。放得太久了。但这好歹是汽油，能燃烧。男人将这罐子的盖又拧回去并收好钳子。他四下看看，想寻个小些的瓶啊罐啊的，但一个都找不着。他不该把那瓶子扔了。再回房子里看看。

《路》第三部分 路 第八节（3）

穿过草坪时，男人觉得头昏眼花，只得停下了脚。他心想，是不是闻了那汽油味儿才这样。男孩儿还是盯着他。离死还有多少天？十天？不会比这更多。他没办法思考了。为什么要停下来？男人转身低头看这草地。他又回转身，再次走进那间工具屋。他出来时带着把铲子，在他停步的地方，将铲往地里一插。铲子刚插到一半就被挡住了，只听一声木头发出的空响。男人开始铲起地里的土。

进展很慢。他累了，老天。他侧身靠在那铲子上，抬起头看看男孩儿。孩子仍像先前那般坐着。男人又弯腰接着劳作。没过多久，他每铲一下都要歇一歇。最后，男人挖出来的是一块盖了油毡纸的胶合板。他铲掉板子周边的土。这是一扇大约三乘六英尺的门。一端有个锁扣，上面的挂锁被裹在一只塑料袋里。男人停下来，手握着铲子柄，前额俯在臂弯中。他再次抬眼找寻男孩儿时，男孩儿已离他仅几步之遥了。他害怕得要命。别打开，爸爸，他小声道。

没事的。

求你了，爸爸，求你了。

没事。

不，有事。

男孩儿双拳紧握在胸前，带着恐惧上下摩挲着。男人扔下铲子，环抱着男孩儿。没事的，他说。我们到门廊那里坐坐，歇一会儿。

然后我们就走吗？

我们就歇一会儿。

好吧。

两个人围了毛毯坐着，眼盯着院子。他们坐了很久。男人试着跟孩子解释说，没有人埋在院子底下，但男孩儿突然就开始哭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甚至想，兴许孩子是对的。

我们就坐在这儿，他说。不说话都可以。

好。

二人再次穿过大房子。男人找到一个啤酒瓶，一片旧窗帘布，他撕下布片的一角，拿一个衣架把它塞进瓶颈内。这是我们的新油灯，他说道。

怎么点灯呢？

我在工具屋里找到点汽油。还有些机油。我会演示给你看的。

好。

好了，男人说道。一切都没问题。我保证。

但他弯下腰看被子底下男孩儿的脸时，他极怕有什么东西已经远离，再也恢复不了正常。

父子俩穿过园子，来到工具屋内。男人将瓶子放到长椅上，拿一把螺丝刀在其中一瓶机油罐子上打了个孔，又在旁边钻了个小些的，让油流得更通畅。他将布头从瓶子里扯出来，再倒进半瓶子油。这陈年老油稠得很，又因为天气冷的缘故，都几乎凝固了，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倒出来。他拧下汽油罐的盖子，用包种子的纸做了个小引槽，将汽油也倒进瓶子里，还拿大拇指堵上，晃了晃。接着，男人往一个陶盘子里洒了点，拿起破布头，用螺丝刀把它塞回瓶口里。男人从兜里拿出块打火石和钳子。他试了几次后，停了下来，再往盘子里多倒了些汽油。这次可能行，他道。男孩儿点点头。他把火星子刨到盘子里，一道微弱的亮光升起了。他斜举起瓶口，点燃布头，吹熄了盘子里的火苗，才将冒着烟的瓶子交给了男孩儿。给，他说。拿着。

我们现在干什么？

把手护在火苗前面。别让它熄了。

男人站起身，从皮带里拔出手枪来。这扇门和上次那扇看上去差不多，他说，但其实不一样。我知道你害怕。没关系的。我觉得里面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去看看。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就是这儿。我要你帮我个忙。如果你不想拿油灯的话，就只能拿枪。

我拿油灯。

好。这才是好人该做的事。好人总是不断尝试，不轻易放弃。

好吧。

《路》第三部分 路 第八节（4）

男人领着孩子出来，走进院子里，黑糊糊的烟一路从油灯中飘出来。他将手枪别回自己皮带间，捡起那把铲子，要把挂锁从锁环上撬下来。他把铲头抵在锁环下面，再往上一抬，跪下来抓住了锁左右扭动，直至整副锁都松动了才扯起来一股脑儿扔进草丛中。他伸进手指抠起门环，把门拉了开来。尘土顺着门板抖落了一地。他看看男孩儿。你没事吧？他问。男孩儿沉默地点点头，把灯举在他前面。男人把门板甩落到草地上。由二乘十规格木板制作的粗糙木地板，向下延伸进黑暗中。男人踏下台阶，从孩子手中接过油灯。往下走没几步，他又转回来，弯腰，亲吻了男孩儿的额头。

这地窖四周立着水泥墙。水泥筑的地面上铺着厨室地板砖。里面有几张钢丝床，只剩下光秃秃的弹簧床绷子了。一边墙靠着一个。床垫被卷起来放在床头，就像军队里的那种习惯。男人扭头看蹲在上面的男孩儿在油灯冒出的烟中忽明忽灭。接着，他又走下几级台阶，坐下，高举了灯。啊，我的天啊，他惊叹道。我的天啊。

怎么了，爸爸？

下来。啊，我的天啊。下来。

成箱成箱的罐头。西红柿、桃子、豆子、杏。火腿罐头。玉米牛肉。几百瓶十加仑塑料罐装的饮用水。湿纸巾、卫生纸、纸碟子。塑料垃圾袋包好的毛毯。他手扶着前额。啊，我的天啊，他说。他回头去看男孩儿。没事儿，他说。快下来。

爸爸？

下来。下来看看。

男人拿着油灯站在台阶上，往上走了几级，伸手去牵男孩儿的手。来吧，他说。没事的。

你找到什么了？

我找到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你自己过来看看。他领他走下台阶，拾起油灯瓶，高举了起来。你看见了么？他说。你看见了么？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爸爸？

是吃的。你能看懂上面的字吗？

梨。上面写的梨。

是的。是梨没错。噢是的没错。

地窖低矮，他的头刚好抵到洞顶。一盏以绿色金属围成的灯笼从一个钩子上垂下来，他弓身在灯笼底下，一手牵起男孩儿，一起走过那一箱箱镂空的盒子。辣椒、玉米、炖菜罐头、汤、通心粉酱汁。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富饶。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些东西？男孩儿问道。是真的吗？

哈，是的。是真的。

男人抽出一箱放在地上，扒开箱子，抠出一罐桃子罐头。这些东西放在这里，是因为有人怕万一用得上。

但是他们没用。

对。他们没用。

他们死了。

对。

那我们可以拿吗？

可以，我们可以。那些人会让我们拿的。就像我们也会让他们拿一样。

他们都是好人吗？

对。他们是好人。

就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对。

所以可以拿。

对。可以拿。

这儿的一口塑料箱里还有小刀、塑料工具和容器、银器、厨房用具等。一把罐头开瓶器。还有一些不能发亮的手电筒。男人找到一盒电池，逐一查看。它们大部分都已经腐蚀，漏出酸液，但还有一些看上去能用的。最后，他终于点亮了一盏灯笼，把它放到桌子上，再吹熄油灯。男人从打开的纸箱上撕下一块，扇走浓重的烟气，然后又爬上去关上了地窖的门，返回后，他看向男孩儿。你晚饭想吃什么？男人问道。

梨。

不错。那就吃梨。

他从一包塑料袋里取出两只纸碗，放在桌子上，打开床头卷起的那些床垫，好让他们俩坐下。接着，男人打开一箱梨罐头，拿出一听来放在桌子上，用罐头刀夹住封口，转动刀上的滑轮。父亲瞧着自己的儿子。儿子静静地坐在床垫上，身上仍披着条毛毯，注视这一切。男人心下想，这孩子可能还没完全相信眼前的景观。你随时会从阴暗潮湿的树林里醒过来啊。这些梨将是你有生以来尝过的最好吃的梨，他说道。最好吃的。你等着瞧吧。

父子俩并排坐着吃光了这罐梨。接着，二人又吃了个桃罐头。他们舔干净勺子，再仰起头喝下了浓郁甜蜜的糖浆。然后彼此对视。

再来一个。

我不想你得病。

我不会得病。

你很久没吃东西了。

我知道。

好吧。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九节（1）

男人将孩子放上铺了垫子的床，抚弄着枕头上他脏脏的发丝，给他盖上了几床毯子。他爬上梯子打开门往外瞧，天差不多全黑了。他走到车库里拿起背包，又回来了，途中向周围最后扫了一眼，走下阶梯，关上门，拿出他的钳子，把其中一根柄插进门里厚重的锁环内。电灯笼的光越来越暗，他搜遍了储藏间，终于找到些大罐子装的汽油。男人拿出一筒放在桌上，旋开盖儿，用螺丝刀在金属封口上钻了个眼。他从

头顶的钩子上取下灯给灌满了。他刚才就在一个塑料盒里找到了好些打火机，抽出一个来点上灯，又调了调火苗子，最后挂回钩子上。此刻，男人便只坐在床垫上，不动了。

男孩儿睡觉的时候，男人分门别类地察看这些储备。衣服、毛衣、袜子。一个不锈钢洗手盆，几块海绵，几块香皂。牙膏牙刷。在一个装了螺栓和钉子，以及其他五金杂物的大塑料壶里，他找到了一个麻布口袋，里面藏了满满两把克鲁格金币。男人都倒出来，放手心里搓揉着，端详着，继而又连同那些小五金一起捧回壶里，再把壶放回架子上。

男人把所有的东西挨个分类，把木箱和盒子从房间的一头搬到另一头。还有一个小铁门通向另一间屋，那里面藏的全是燃气瓶。在角落里有一间化学除臭的简易厕所。几面墙上都有通风管，上面覆了金属网罩，地上也有排水孔。他在这地窖里渐渐感到暖和，便脱下了大衣。这屋里的每样东西他都翻查个遍。有一盒.45 ACP 子弹，三盒.30-30 来复枪子弹。但就是没找到一把枪。他拎着电灯笼走过地板，仔细察看墙面，瞧有没有什么暗室之类的。过了一阵子，他只好坐在床垫上吃一块巧克力。这儿没枪，而且找也是找不到的。

男人清醒过来时，头顶上悬吊着的油灯正温柔地嘶嘶作响。光亮中，地窖的墙就在那里，还有盒子和木箱。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躺在床上，身上搭着件大衣。男人坐起身，看着睡在另一张床上的男孩儿。他的一双鞋已经不在脚上，但什么时候脱的鞋他也记不清了，他在床下拖出自己的鞋来套上，蹬上台阶，抽出别在锁扣下的钳子，推开门往外踱去。清晨。他看看房子，又看看那条大路，正准备关上地窖门时，却停下了。西边有浅灰色的光。原来他们不止睡了一个晚上，连第二天的白天也快过去了。男人关上门，重新插上保险装置，走下楼梯，坐在了床垫上。他看着环绕四周的供给品。他本已准备接受死亡，但现在不用了，他得好好想想。不论谁都会发现这个躺在院子里的地窖门，且一下子就能洞悉里面的机关。他必须要想想，该怎么办？这可不是在森林里藏猫猫。大相径庭。最终，男人站起身，走到桌子跟前，挂上两个

小汽油炉子，点燃了，又拿过一个煎锅、一把烧水壶，打开一口放厨具的塑料箱。

男孩儿在手磨咖啡机磨咖啡豆的声音中醒来。孩子坐起来东张西望。爸爸？他叫道。

嗨，你饿吗？

我要去厕所。我想撒尿。

男人举着把抹黄油刀朝小铁门那头比画了一下。他不知道那个厕所怎么用，但到最后二人肯定还得用上。

二人不会在这儿待很久，如非必要，他也不会再开开关关这扇地窖门。男孩儿回来了，头发根里都渗出汗水。这是什么？男孩儿问。

咖啡。火腿。饼干。

哇。男孩儿惊叹。

男人把床尾的储物箱拖过来安放在两床之间，再搭上一块毛巾，上面布好盘子、杯子和塑料餐具。他摆出一碗饼干，上面用手绢盖上，又一碟黄油，一听炼奶。盐和胡椒。男人看着男孩儿。男孩儿好像被施了麻醉。他从炉子上拿下煎锅，叉起一片焦黄的火腿放到男孩儿盘子里，再从另一只锅中舀起炒鸡蛋，接着盛了几大勺煮豆子，又给二人杯子里都倒满咖啡。男孩儿仰头看他。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九节（2）

吃吧，他说。别凉了。

我先吃哪样呢？

你想吃哪样就吃哪样。

这是咖啡吗？

是。还有这个。你把黄油涂在饼干上。就像我这样。

好。

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

你还好吗？

嗯。

那你怎么了？

你说我们是不是该谢谢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给我们这些东西的人。

呃。对，我觉得我们是该谢谢他们。

你能谢谢他们吗？

你不谢吗？

我不知道怎么做。

你知道的。你知道怎么说谢谢。

男孩儿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的盘子，看上去一脸茫然。男人正想张口，却听他说道：亲爱的人们，谢谢你们给的食物，还有其他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给自己留的，如果你们还在的话，我们就是再饿也不会吃的，而且，我们也很难过，你们吃不了这些东西了。我们希望你们在天堂，和上帝一起，一切安好。

他抬起头来。这样行吗？他问道。

行。我觉得很好。

孩子一直都不敢一个人待在地窖里。他跟着男人来来回回穿过草坪，用塑料罐把水运到屋后的厕所里。他们随身带着小炉子，还有几口锅，把塑料罐里的水倒进里面煮沸，然后再倒进浴缸中。这虽然耗费时间，但男人想让水烧好烧暖。待浴缸快满了，男孩儿脱光衣服，颤抖着踩进水里，坐了下去。骨瘦如柴、浑身泥污、赤裸裸。他抱着双肩。唯一的光就是炉子上那一圈蓝牙齿般的火。你在想什么？男人问。

终于暖和了。

终于暖和了？

对。

你怎么想出这句话来的？

不知道。

好吧。终于暖和了。

男人揉搓着他纠结在一起的脏头发，拿香皂和海绵清洗他的身体。他让污水流干，从锅里倒出新鲜的温水再次冲刷儿子。他给男孩儿裹上毛巾，围上一条被子，然后梳梳儿子的头发，定眼看着他。蒸气像烟一样从儿子身上飘出来。感觉怎么样？他问。

我脚冷。

你得等着我。

快点。

男人洗好澡，爬出浴缸，往洗澡水里倒了些清洁剂，再拿一个马桶吸盘把二人发臭的牛仔裤捅进水里。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好了。

男人关掉炉子，只听炉子噗的一声便熄灭了。他又拧开手电筒的开关，把它放在地上。父子俩坐在浴缸边上，穿上鞋，父亲将锅和香皂递给男孩儿，自己则带上炉子、小燃气瓶和手枪，他们围了毯子往回穿过院子，又进地窖里去了。

男人支了一个小的燃气取暖炉，父子俩坐在小屋内，中间摆了个西洋棋棋盘，身上穿着新毛衣、新袜子，还裹了新毛毯，喝着塑料杯子里盛的可口可乐。又过了一阵子，他起身朝房子里去了，拖出水里泡的衣服一件件拧干，拿回地窖里晾起来。

我们能在这儿待多久，爸爸？

待不了多久。

那是多久？

我也不知道。可能再待一天。两天。

因为这里危险。

对。

你说他们会发现我们吗？

不会。他们找不到我们。

他们有可能找到的。

不，不会。他们找不到我们。

后来，男孩儿睡着了，男人去房子里边搬出了几件家具，放在草地中。他又拖出一个床垫铺在地窖门洞上面，接着从里面拉起垫子盖在胶合板子上，这才小心翼翼放下了门，如此一来，床垫就将地窖挡得严严实实了。这并非什么良策，不过总比没有好。趁男孩儿还在睡，男子坐到床上，于油灯灯光下，用小刀将一根小树枝削做弹头的模样，小心地对比着手枪弹筒上的枪膛，然后又削了几下。他拿小刀修好之后，还用盐摩擦平滑，最后抹了些黑烟灰，直至跟铅一个颜色才作罢。这样做完五粒弹头之后，男人将它们都装进膛，啪地合上，然后把枪转过来细看。即便距离如此之近，这枪也没露出马脚，看似上满了膛。他把枪放

下，起身摸了摸晾在取暖器上的牛仔裤脚。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九节（3）

男人本来给这手枪留了一小把空弹壳，但和别的东西一起都丢了。原该放在衣服口袋里的。连最后一颗都遗失了。他还想，也许能把.45 子弹的弹药重新装进这些弹壳里去呢。底火很可能都合适，只要能完好地取出来。他又用美工刀修了修弹头的大小。男人站起来，最后巡视了一遍这堆储备品。随后，熄掉油灯，直至最后一丝火苗燃尽，他吻了一下男孩儿，爬上另一张床，盖着新毯子，再次凝视这个在暖炉的橘黄灯光下抖抖瑟瑟的小小天堂后，他睡着了。

这镇子早已荒弃多年，不过父子俩在积满垃圾的道路上走着时，还是很小心翼翼。男孩儿牵着他的手。二人路过了一个曾用来焚烧尸体的废铁场。在潮湿的灰烬下，除了头骨的形状以外，烧得炭黑的肉和骨头已经难以辨别了。已经没有任何气味了。路的尽头是家超市，里面有条通道上堆着好些空盒子，还有三辆购物车。男人挨个儿都瞧了一遍后，拖出一辆来，蹲下转了转车轮子，站起身，把它推上过道，来来回回试着。

我们可以拿走两个，男孩儿说。

不。

我能推一个。

你是侦察员。我要你帮我放哨。

那些物品我们该怎么处置呢？

我们只须把能带的带走。

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人来？

对。说不定什么时候。

你说过没人会来的。

但不是永远没人来。

我希望我们能住在这儿。

我知道。

我们可以放哨。

我们现在就在放哨。

那如果来的是好人呢？

呃，我觉得我们这一路上可能遇不到什么好人了。

我们现在就在路上啊。

我知道。

如果人们一直都在放哨，是不是就是说，人们一直都在害怕？

呃。我觉得，人们害怕了才会放哨。得时刻警惕着。什么都要留心。

但其他时间就不害怕了？

其他时间。

对啊。

我不知道。也许你得时时刻刻都在放哨。如果麻烦总是在你最松懈的时候出现，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开始就作好准备。

你总是一开始就作好准备吗？爸爸？

是的。不过有时候我可能忘了要放哨。

男人让孩子坐在储物箱，上面吊了盏灯，拿起一把塑料梳子和一把剪刀，动手给男孩儿理发。他想把头发理得漂亮些，于是花了好些工夫。完事之后，男人摘掉围在男孩儿肩上的毛巾，捡起落在地上的金色断发，再拿块湿布拂了拂孩子的脸和肩膀，最后立起一面镜子让他看。

你剪得真好，爸爸。

好。

我看上去真瘦。

你确实太瘦了。

男人也给自己剪了头，但出来的效果不如孩子的好。当一锅水在烧着的时候，他用那剪刀修剪胡子，再拿塑料安全剃须刀好好刮了几下。男孩儿在一旁观看。胡须剃罢，男人对着镜子照了照。看上去好像下巴被剃掉了。他转身朝向男孩儿。我看起来怎么样？男孩儿仰起头。不知道，他说。你这样会不会冷啊？

父子俩在烛光中吃了丰盛的一餐。火腿加四季豆、土豆泥配饼干和肉汁。男人找到了四夸脱混调威士忌，还包在购买时的纸袋里。他倒了一点在玻璃杯里，兑上水，抿了一口。还没全喝光，他就有些晕晕的，于是再也不敢喝了。饭后二人吃了些桃子和蘸奶油的饼干做甜点，又喝了些咖啡。男人将纸碟子和塑料餐具都收拾进垃圾袋里。他们下了几盘棋，男人便让孩子上床睡觉了。

夜里，他被噼里啪啦敲在地窖门床垫上的雨声弄醒了。心下想，外面雨定是下得极大，否则他是听不到的。

男人拿着手电爬上梯子，抽开地窖门，照了照外面的院子。院子已经被水淹了，而雨还斜斜地飘落着。他关上地窖门。水已经流淌进来，在阶梯上滴落，男人想这地窖顶上应该是不漏水的。他走过去瞧了眼儿子。他出了满头的汗，男人掀下一床毯子来，朝孩子的脸扇了扇凉风，又把暖炉灭了，这才回床睡下。

《路》第三部分 路 第九节（4）

男人再一次醒来时，心想雨大约已停了。不过他倒不是因为这个才醒的。他在梦里来了访客，是一些他从未见过的生物。它们不讲话。他感觉睡着时那些生物就蹲伏在他的床边，待他一醒它们又躲远了。他转身去看男孩儿，第一次发现，对孩子来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外星人。一个来自遥远的已不存在的星球的生物。那些可疑之物的传说。男人没有办法为了孩子的愉悦而去建构那个他已经失去的世界，如果不同时把消失、遗落也建构出来的话。而且，他想，或许孩子比他更能理解这一点。他试着回想那个梦，但做不到。回荡在他心里的只有梦遗留下来的感觉。男人又思忖道，说不定它们是来警告他的。想警告什么呢？警告他，他没有能力照亮儿子的心，因为自己那个地方已是灰烬一片。即便如今，男人还存着一份想法，但愿二人没找到这个小港湾。在他心底某个地方，一直期盼一切俱已终结。

男人检查了蓄水池的门阀，是关好的，接着把小炉灶摆在储物箱上，动手拆解。他先拿螺丝刀拧开底板，拆除了燃烧器组件，再用月牙形扳手把一对炉头分开。他竖起装五金小玩意儿的塑料罐，找出一颗螺栓钻进连接孔里，然后拧紧。男人从蓄水池接出了一根软管，然后把这小炉子放在手上。小巧轻便。他把这炉子放在箱子上，再把一块金属板盖上去，接着便上楼察看天气去了。地窖门上铺的床垫吸了好些水，门都推不动了。他站在门洞里用肩顶着门，朝外看那天空。天飘着细雨。分辨不出此刻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男人望了望房子，再望了望水淋淋的乡野，便放下门，走下楼梯，开始做早饭。

父子俩一天来只是吃和睡。他本想，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但这阵雨恰是继续留下的充分理由。超市的购物车停放在工具屋里。看上去今天不会有人路过这儿的。他们把储备物资分门别类，拣出能带走的，堆放在地窖靠墙的一角。白天很短，几乎算不上是白天。天暗下来时，雨终于止了，二人便开了地窖门，提着箱子、包裹和塑料袋穿过湿透的草坪，往工具屋里运去，装进购物车。透出微弱亮光的地洞躺在昏暗的院子里，就像在某些描绘末日的旧派油画中，那于审判日洞开的坟墓。购物车塞得满满当当，男人给它罩上一大块塑料布，又将一对拉环用小橡皮筋绑到绳子上让塑料布套紧购物车，随后二人退后一步，用手电照着看了看。他心想，本应从超市其余两辆购物车那儿卸下几个轮子作为备用，不过现在是来不及了。他还该把从前那辆旧推车上的摩托车后视镜也留下来。父子俩吃过晚饭，一觉睡到早上，然后又用海绵洗了回澡，还在洗手盆里用温水洗了头。吃罢早餐，第一缕光出现在天边时他们便上路了，脸上罩的是用被单新做的口罩，男孩儿在前头用扫帚清扫着道上的枝杈，男人则弯腰伏在购物车把手上，监察着铺在眼前的路。

购物车太沉了，推不到湿漉漉的林子里去。中午，他们只好在路当中歇了，烧好热茶，吃了最后一罐火腿，配的是薄脆饼加芥末和苹果酱。他们背靠背注视眼前的路。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爸爸？男孩儿问道。

大概知道。

大概？

呃，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离海岸两百英里的地方。就像乌鸦飞一样。

就像乌鸦飞一样？

对。这句话是说，直着走不绕弯的话。

那我们很快就会到那儿了吗？

也不是很快。反正不会隔太久。我们不能像乌鸦那样直着飞。

因为乌鸦不用在路上走吗？

对。

它们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对。

这世界上还有乌鸦吗？

我不知道。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它们能飞到火星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吗？

不能。飞不到。

因为太远了吗？

对。

就算它们想飞也飞不到。

就算它们想飞也飞不到。

如果真有乌鸦这么做，它们飞到一半，太累了，会掉下来吗？

呃。乌鸦飞不到一半的路程，因为飞到一半的时候就在太空里了，但是太空里没有空气，所以它们没法飞，再说那个地方冷得要命，它们会被冻死的。

哦。

还有，乌鸦也不知道火星在哪儿。

那我们知道火星在哪儿吗？

差不多。

那如果有宇宙飞船的话能上火星吗？

呃。如果你有一架很棒的宇宙飞船而且又有人协助你的话，我猜应该可以。

人去了那边后，有吃的用的什么的吗？

没有，那儿什么都没有。

哦。

二人歇了很久很久。他们坐在叠好的毛毯上，看着左右两边的路。一丝风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过了一阵子男孩儿说道：一只乌鸦都没有了。是不是？

是的。

只有书里有。

对。只有书里有。

我觉得不是。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父子俩站起来，收拾好各自的杯子和吃剩下的薄脆饼干。男人将毛毯堆到购物车顶上，用塑料布牢牢地遮盖好，接着看看孩子。怎么了？男孩儿问。

我知道，你本来觉得我们要死了。

对。

但我们没死。

没死。

好。

我能问你件事吗？

当然。

如果变成乌鸦的话，能飞得很高，看到太阳吗？

能。可以的。

我猜也是。真厉害。

是很厉害。你准备好了？

嗯。

他停下来。你的笛子呢？

我把它扔了。

你把它扔了？

对。

好吧。

好吧。